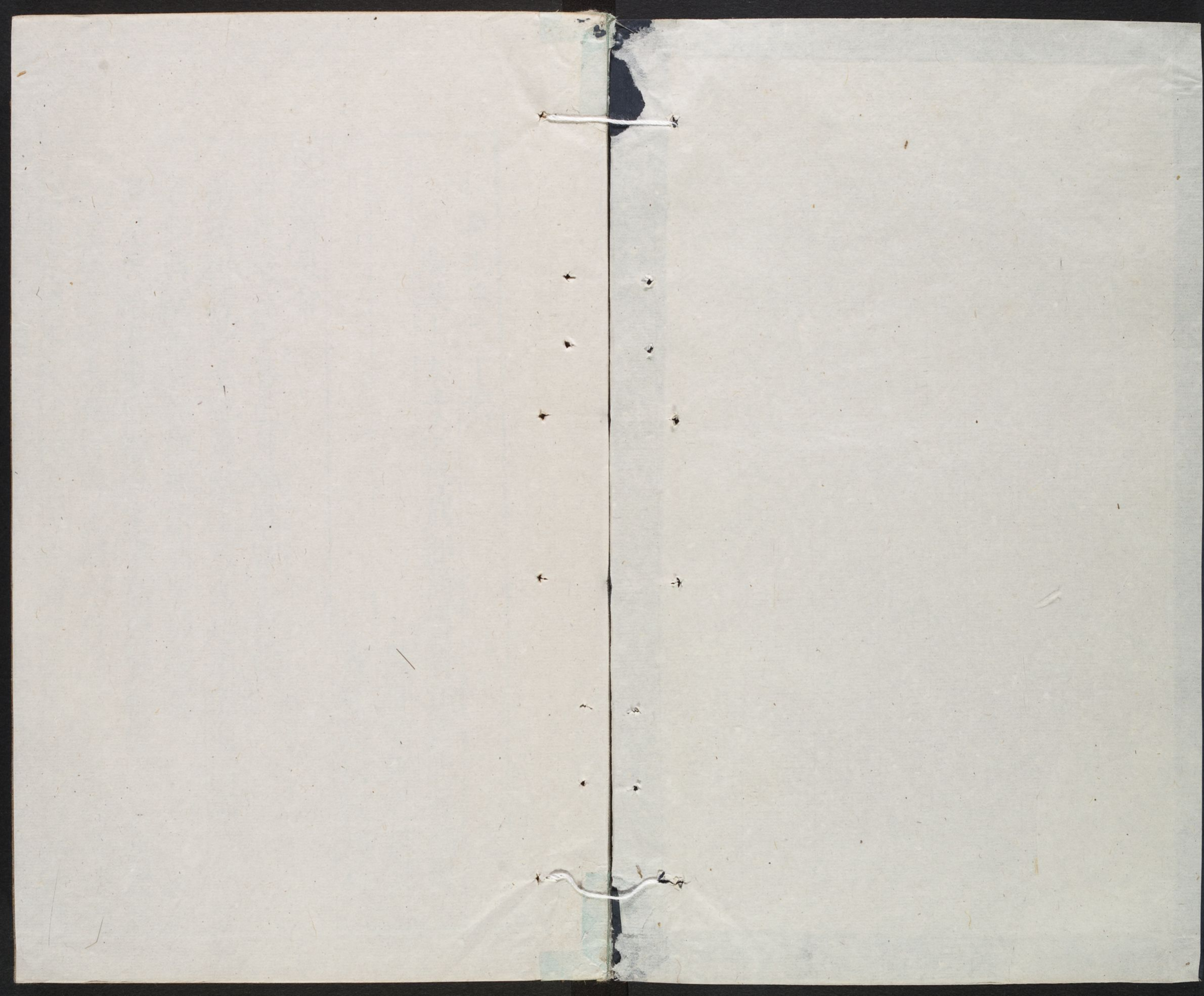


T 4626/4896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昭代典則卷二十四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藏

吳郡陸翀之校閱

書林周曰校刊行

世宗肅皇帝

壬午嘉靖元年春正月清寧宮小房災

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火起風烈迫清寧宮後殿

豈非興獻帝后加稱祖宗列聖神靈容有未安者於此

可見矣給事中鄧繼曾主事高尚賢鄭佐亦言火之為

災陰極之變也五行火主禮今日之禮於名曰紊於禮

曰逆廢禮甚矣陰極變災廢禮之應也 上乃姑從廷

和等議稱孝宗皇考。慈壽聖母。本生父興獻帝。母興獻
后。而皇字不復有加矣。○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具疏
曰。邇者廷議大禮。臣聞大畧有二。其一謂武宗崩。皇
上以興獻王長子。爲武宗弟。繼體孝宗。例濮安懿王事。
稱興獻王爲皇叔。別爲興獻王立嗣。此禮官議也。舉朝
是之。臣愚未敢以爲是焉。其一謂孝宗傳位於武宗。
皇上入繼武宗之統。不當繼孝宗嗣。與濮王事不同。此
張璁霍韜議也。舉朝非之。臣愚未敢以爲非焉。禮者天
下之公共。謹獻議曰。昔堯以天下傳於舜。舜繼堯統。未
聞不以瞽瞍爲父。舜以天下傳於禹。禹繼舜統。未聞不
以伯鯀爲父。故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祖宗之天下也。

孝宗不能私也。議者比之宋事。竊謂英宗入嗣。在袞衣
臨御之日。皇上入繼。當宮車宴駕之後。比而同之。似
或未安。故皇上嗣續大業。非繼孝宗之統。繼武宗之
統也。非繼武宗之統。繼祖宗之統也。以皇上承繼武
宗。仍爲興獻王子。別立廟祀。張璁霍韜之議。未爲迂也。
然舜禹雖父其父。未嘗尊其父以帝稱。此萬世大公案
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治不法於堯舜。非治也。
禮不法於堯舜。豈禮乎。夫天無二日。尊無二帝。皇上
於武宗。親則兄弟。分則君臣。皇上旣承統。孝武爲宗。
廟主可復有他稱乎。宜稱曰皇考興獻王。此萬世不刊
之義。禮臣三四執奏。未爲失也。然禮本人情。皇上尊

爲天子。慈聖將臨。設無尊稱。於心不樂。於情難已。故追所生日。帝后上慰慈闈。臣知皇上之心。蓋有不能已也。此於武王追王太王王季。雖續承之緒未符。而追尊之心實未遠也。今踰年改元。尊號未上。明詔未頒。無乃擬議之未定乎。爲今日議慈壽之命已下。宜定號曰皇考興獻帝。別立廟于大內。每時祭太廟畢。仍祭以天子之禮。是或一道也。何者。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支不淪。尊尊親親。並行不悖。其庶幾乎。至于慈聖慈稱曰皇母某后。不可以興獻字加之。設曰如此。則孝宗竟無後矣。臣曰武宗神主已祔太廟。皇上承桃纘祀。萬萬斯秋。安得謂無後乎。此

臣管窺之愚。竊爲今日獻也。○吏部員外郎方惟亦草疏曰。伏見近議陛下繼嗣孝宗尊稱。興帝之禮。一謂守禮經之言。一謂循宋儒之說。臣按禮經曰。爲人後者。傳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蓋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爲人後。未有絕人之後。以爲人後者也。爲是議者。臣未見其合於禮經之言者也。臣又按宋儒程頤輩曰。英宗旣以仁宗爲父。不當以濮王爲親。臣則謂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矣。是實爲父子也。今孝宗未嘗育陛下於宮中也。孝宗嘗有武宗矣。仁宗未嘗有子也。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絕矣。今興獻帝別無子也。

昭代典目 卷二十一
爲是議者。臣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者也。蓋父子天性也。不可改移。名實相湏也。豈容假借。說者不過謂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以陛下爲子。今夫推孝宗之心。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絕祖宗之祀矣。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故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與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與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爲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請宣示朝臣。改議。布告天下。稱孝宗曰皇伯。稱與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于人情。當乎名實。舉斯心而推

之。治天下可運之掌矣。一臣之疏。俱中沮不果上。然其稿已傳播矣。

三月丁巳。上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及皇太后邵氏冊寶。詔天下。

詔曰。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尊親之禮。其來遠矣。仰惟聖母慈壽皇太后。敬相皇考。孝宗皇帝。訓育皇兄武宗皇帝。蔚有顯聞。皇嫂皇后。表正宮闈。母儀有年。重念聖祖母貴如。事我憲祖。澤隆佑啟。本生父興獻王聰明仁孝。本生母興獻王妃。莊敬儉勤。誕育眇躬。丕承前列。謹奉冊寶。上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曰。莊肅皇后。又奉聖母懿旨。上聖祖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

主父母曰興獻帝。興國太后。大禮既舉。洪恩誕敷。
壬申。楊廷和。蔣冕。毛紀。請封定策功臣伯爵。廕子錦衣指
揮世襲。

給事中張九叙等奏曰。陛下入繼大統。實屬倫序。楊廷
和。蔣冕。毛紀。特以職事草遺詔。實遵祖訓。非敢擬之而
後定也。以爲元功。進封伯爵。恐非廷和等所敢當也。費
宏起廢贊佐朝政。遇亦奇矣。若廕子錦衣衛指揮。亦非
宏所敢當也。漢有定立順之功。參建桓之策。紀綱大壞。
唐有門生天子。定策國老之名。禍不可言。臣等恐主威
漸以不振也。御史汪淵等奏曰。陛下之天下。倫序當
然。人心共屬。私議無所加。人力無所爲也。楊廷和等。何

與定策功邪。夫侯伯非開國之勳。不可遽封。錦衣衛官。
非汗馬之勞。不可輕授。今官爵可及於爛羊。祿爵反輕
於敝袴乎。臣謫奏曰。律文官不許封公侯。祖宗時學士
典文章。備顧問而已。無有封伯與武廕者。徐有貞封武
功伯。隨褫之。乃明鑒也。陛下可令史臣書曰。學士封伯。
自今日始乎。

日本諸道爭貢

時日本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興
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及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
凡番貢至者。閱貨宴席。並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至。素
卿奸狡通市舶太監。饋寶賄萬計。太監令先閱瑞佐貨。

明代典則 卷二十一
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瑞佐忿爭相讎殺太監
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殺備倭都指揮劉錦大
掠寧波旁海鄉鎮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佐皆釋還○
其後兵部侍郎掌都察院事張璠嘗論勘處倭寇罪狀
曰臣竊惟明王所以馭天在嚴夷夏之限朝廷所以厲
世必昭刑賞之公若遠方小夷敢決大防稱兵中土讎
殺族顛爲守臣者輯和無策禦變乖方馴致將卒虧衄
疆場侵駭乃蒙寬條僅抵罰金甚非所以昭示遠人警
勵臣工也先任浙江按察司副使今陞右布政使張芹
職專海道兼理分巡地方之責匪輕綿薄之才莫克當
二夷入港之時已有交讎構難之語既不能譯審以辨

其真僞又不能輯柔以解其釁端無早見豫待之智乏
臨機應變之圖遂成厲階莫遏亂畧抄畧我民庶燔毀
我公署戍殺夷伴瑞佐等而莫之能核賊害將官劉錦
等而莫之能禦雖調兵督捕假稱平討之功而喪師辱
國終莫追失機之罪今廢祖宗之法乃僅行薄罰通銓
曹之私旋得遷崇秩宴然爲一方之伯將何以謝兩浙
之民布政司右叅政朱鳴陽承委盤驗夷貨倉卒聞亂
調度莫支既乏外攘之才坐受中域之變罪雖有間罰
亦太輕先任大學士費宏叨執國柄懷卯翼之私遂曲
成夫二天之庇先任戶科左給事中今陞太常寺少卿
劉穆叨任勘官懷顧望推避之嫌竟莫伸夫三尺之法

俱合有罪。伏望聖明俯賜乾斷。將張芹即行罷黜。以謝地方。朱鳴陽量加降調。劉穆量行罰治。以符公論。庶國典不至於蔑視。邊警可至于潛消矣。

安南黎諛走升華府。莫登庸矯立黎應。尋弒應自立。諛立七年。爲莫登庸所逼。出走海濱。居升華府。爲國。莫登庸立諛幼弟應。而相之。尋又弒應自立。國分爲三。給事中夏言請罷市舶。

給事中夏言。上言。倭禍起於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夷中百貨皆自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祖宗雖絕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廢。市舶初設在太倉黃渡。尋以近京。

師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罷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訶。海上無寧日矣。

五月禮部請以崇仁王襲封興獻王。主祀不報。○秋虜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冬十一月庚申。壽安皇太后崩。楊廷和定爲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兩京。不以詔天下。

十二月甲戌。上壽安皇太后尊謚。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太后。

癸未二年春三月賜進士姚涑等四百一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遣司禮監官諭內閣興獻帝后尊號加皇字

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皇上謂所生父母。必極尊稱。恐未足爲孝。而反爲聖德累矣。前以慈壽皇太后懿旨稱帝后。于正禮已過。公論未安。今復極尊崇。與孝宗慈壽並。非所以奉承正統也。六月己酉。復遣司禮監官至內閣諭帝后尊號上加皇字。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前蒙傳諭。已具奏爲不正之禮。恐爲聖德累。今必欲行之。是徇情也。昔魏明帝勅戒公卿曰。敢有邪佞導諛。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臣等不能推

明正論。導陛下爲堯舜之君。是明帝罪人也。丁巳。上御平臺。召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授以手勅。面諭欲加稱興獻帝。爲興獻皇帝。興國太后爲皇太后。廷和等退而上言。臣等親承天語。謹復無少疾遽之色。曷勝感戴。第奉迎。皇上之初。凡正統本生。講論已定。聖心固已洞察。豈復得不顧禮義。徇情行之哉。

十一月壬辰。南京主事桂萼上大禮疏。萼上疏曰。臣聞古者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以。皇上與爲人後。而強附末世故事。滅武宗之統。奪興獻帝之宗。識者莫不曰。孝宗有武宗爲子矣。可

復爲立後乎。武宗完神器授 皇上矣。可不繼其統乎。今舉朝之臣。未聞有所規納者。何也。蓋自張璪霍諠上議。論者指爲干進。故達禮者不敢遽論其誤。遂因循至今。日爾。然是失也。綱常所關。誠非細故。切念 皇上在興國太后之側。慨興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乃肆然自以爲是。豈一體之義乎。臣願 皇上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而別立廟于大內。興國太后曰聖母。武宗曰皇兄。則天下之爲父子君臣者。定。至于朝議之謬。有不足辯者。何也。彼所執不過宋濮王議耳。臣按宋臣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爲仁宗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

之主。事體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 皇上奉祖訓。入繼大統。果曾親受孝宗詔而爲之子乎。果曾親許爲孝宗子乎。則 皇上非爲人後。而爲人繼之主也。明矣。然則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者。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見席書方獻夫二臣之疏。以爲 皇上必爲之惕然。更改有無待于臣之言者。至今未奉宸斷。豈 皇上偶未詳覽邪。抑二臣將上而中止耶。臣故不敢愛死。再申其說。并錄二臣之疏。以聞。疏奏 上曰。此關係天理綱常。便會文武羣臣集前後章奏。詳議尊稱。合行典禮。內閣楊廷和致仕。

甲申三年春正月五星聚營室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少卿樂護上疏曰臣等預筭今年正月五星以次聚營室但太陽臨近當隱伏不見今候其象果然夫數不爽而象暗聚則其暗精流氣亦必成祥自古五星之聚莫不有大福大禍惟視人君德政淑慝何如耳占書曰五星之聚是謂改易王者有德受慶子孫蕃昌無德受殃失其國家百姓流亡蓋天道無親福無常主故五星之聚有福有禍有德靡不受福無德靡不受禍聚房周祚以昌聚箕齊桓用霸漢興聚井宋盛聚奎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福一禍培栽覆傾昭然在德惟天寶聚于尾箕而唐德弗稱旋有祿山之亂唐業遂

衰皇上聖德中興五星適聚可不益修聖德愛養黎元以承此大慶乎簡易寡慾修德之大儉用省財愛民之實伏乞陛下鑒此天數之大克已約躬又能而實行之使人心悅而天意孚真所謂有德受慶矣臣職司占候竊惟禍福之祥莫大於此至於修德應天之實非臣等之言所能盡意更乞延訪文武羣臣博求修德愛民之道而實行之以及內外左右莫不修省協贊承此大慶不使天眷別有所顧則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占書又曰天下兵謀則五星聚於營室凡所以內修外攘以銷夷狄盜賊之謀者似亦不可不加之意也伏乞皇上亟與大臣圖之疏下禮部部言堯舜授受曰曆數在躬允執厥

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皇上起自潛邸。入承大統。正德年間。權姦用事。冗濫靡費。蠹耗無餘。天下之財。盡歸權室。公私赤立。國非其國。皇上起而救之。生理未復。重以水旱非常之災。流移轉徙。餓莩相望。朝廷累議賑恤。而在官無可發之廩。在民無可貸之儲。相顧錯愕。計無所出。所謂四海困窮者。積漸至此。遺大投艱。付託甚重。亨屯拯溺。求望甚切。伏望仰稽乾象。俯順時宜。圖任老成。斥遠羣小。崇敬畏。戒逸欲。嚴諸一心。自足以爲祈天求命之本。其他齋醮祈禳異端小說。不宜輕信。以啟倖門。傷治體。至於足國裕民。則今日之務。莫急於此。必先儉約。必端好尚。必慎差遣。必重爵賞。必戒興作。稍在

得已。卽賜停止。務求安靜。休養生息。假以數年。天與之時。人盡其力。則生理庶可復。而國用亦自有餘矣。臣等待罪禮官。星家之說。素所未習。不敢旁引曲証。以瀆天聽。至於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天命靡常。常於有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則歷聖言之。若出一口。傳曰。畏聖人之言。伏乞垂情經典。堯舜爲師。執一中以臨照百官。賚四海以永綏天祿。應天之實。莫大於此。其欲修攘以銷盜賊夷狄之謀者。候命移咨兵部。上議仍乞勅令百官。同加寅畏。修職業。凡事有關國體。民生至計者。並許直言。以共成嘉靖之治。宗社幸甚。生民幸甚。時又有華湘亦以光祿少卿管欽天監事。上言自昔

聖王承天御極必以治曆明時爲先。乾坤奠位之後。四時七政。隨天而運。寒暑代謝。爲歲。虧盈互易。爲月。晝夜還轉。爲日。經緯錯列。爲星辰。步筭周審。爲曆數。天子奉順陰陽。時以作事。事以厚生。而世治。時苟不明。晦朔弦望。失其節。分至啟閉。乖其期。則無以該洽生靈。而世亂矣。夫曆之來。由黃帝。訖秦末。凡六改。由漢高祖。訖漢末。凡五改。由魏文帝。訖隋末。凡十三改。由宋太祖。訖宋末。凡十八改。由金熙宗。而訖元末。凡三改。一曆之改。廣集衆見。思無遺智。法無遺術。宜其永久不變。然歷代長於曆者。不數歲而輒差。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歐陽修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

夫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常平運而舒。日周不足。則日常內轉而縮。天日之差。於中星驗焉。堯之冬至。初昏卯中。而日在虛七度。虛者。北方之宿。則日行北陸。纏於玄枵之子也。今之冬至。初昏室中。而在箕三度。箕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陸。纏於析木之寅也。計今去堯未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再以赤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改曆。天正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也。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二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也。故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上言。我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年遠數盈。漸差天度。距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一
元辛巳至元統上言時歲在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十年
迄今則二百四十二年授時曆法每歲差一分五十秒
約七十年差一度今合差三度餘矣年逾遠而數逾盈
然則治曆者豈可不隨時修改以求合于天哉夫不隨
時修改求合于天則曆必差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
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多與欽天監推筭不合山東
道御史朱節謬薦臣知曆學改官於茲恭惟 皇上入
繼大統之年適與元之革命改憲辛巳之歲相符則調
元正曆以來未立之差法固有待于今日臣切念班固
作漢志以明治曆不可不擇者三專門之裔明經之儒
精筭之士臣於三者無一焉蚤夜憂遑罔知所措然於

治曆之法聞其槩矣古今善治曆者三家。一曰漢大初
曆以鍾律起。二曰唐大衍曆以著策起。三曰元授時曆
以晷影測就日體測之。毫忽微眇不可得而遁者元史
所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顧豈誣哉今
欲正曆而不登臺測影臣竊以爲皆空言臆見也伏望
令臣暫住朝參督率曾奏改曆中官正周濂及於疇人
子弟中揀選諳曉本業善於書筭者及今於冬至之前
親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影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計
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
合朔弦望日躔月離黃赤二道及昏旦中星七政躔度
紫氣月孛羅侯計都之類視元辛巳所求委有所差備

錄上覽。乞勅禮部延訪四方。有能知曆理如楊雄善立
差法如邵雍沉潜智巧如許衡郭守敬者。令其詳定歲
差。以成一代之懿制。夫天文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爲大
聖人觀天文以察時變。觀此也。此其有恒之象也。雲雨
震電風雪霜露。類皆天象。而非其恒也。彗孛虹蜺之類
其怪也。夫日大明陽之精光。君象也。月夜明陰之精光
后象也。上有失德。則適見于天。而薄食。日食。陽不勝陰
也。月食。陰不讓陽也。先王謹天戒。莫嚴乎日食矣。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日官失之也。史官失之
也。日輪大。月較小。日道近天。在上。月道近人。在下。故日
食既時。四面有光溢出也。水火金木土。卽人間日用五

府之精光也。水行最速。一瀉千里。金行於世。其流如泉。
火三月而改。木一歲而彫。土博厚不遷。故金水附日。歲
一周天。火二歲。水十二歲。土二十八歲。一周天。土亦名
填。讀如鎮。以鎮靜爲體。讀如田。以填塞爲用也。木星八
十三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與日合者
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金水雖隨日。
然金八年。而合於日者五。水四十六年。而合於日者一
百四十五。三垣曰天市。明堂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
紫微。宮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之居也。朝廷位者。
聽政之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之。太微
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

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二十八宿者，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各七宿也。角主發育萬物，亢曰疏廟，氏爲天根，房天子之後寢，鍵閉鈞鈴兩咸，以防淫而謹內也。心天子象，言天地之心，人之主也。尾主后妃，叙御于主所，箕承帚，又揚穀之器，尾而受之以箕，示婦道也。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亂自色荒也。斗主薦賢受祿，斗爲噐量，所以斟酌也。民事莫重于耕織，故牛女相聯，牛農丈人耕具，驪珠女獻工也。天田九星象井田，天狗天雞教樹畜也。羅堰九坎，天淵言農桑者。

先水利也。北陰也。故虛與危主外喪危禍事。室以農畢而見，故主管建宮室事。嘉靖甲申五星聚營室矣。壁圖書之秘府，奎天子武庫，婁主蕃牧犧牲，以供祀事。自室以至於婁，天子之宮館苑囿在焉。胃儲藏五穀之府，昴主刑獄，又名旄頭，占胡人順逆。畢主邊兵，昴畢之間有天街，分華夷也。參中三星，中軍其中大將，旁參謀也。二肩左右將軍，二足前後將軍，紫微行軍之藏府，井主水泉，主水衡法，令平中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故營國制城，畫堃分州，皆取象焉。鬼主內外祠祀事，柳主草木，又爲天廚，主饗燕事。星爲文明之會，主衣裳文綉。張主珍寶，宗廟服用，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車騎任載，又星搖星。

隕大異也。凌犯守留芒角掩各以類占之。若乃日之行道周天如循環月亦然兩環兩交一謂之天首一謂之天尾。天尾爲計天首爲羅月行遲速有常度最遲之處卽字也。故謂之月字。字六十二年而七周天。无字皆有度數無光象。二十八十年十閏而无行一周天。无字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并七政爲十一也。

禮部上尊稱典禮議。詔參衆論再議。

禮部尚書汪俊等上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則皇上爲親弟。武宗爲親兄。自宜考孝宗。毋昭聖前後章奏。惟進士張璠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二三人與桂萼議同。其兩京尚書喬宇楊廉等凡八十餘疏。二百五十

餘人。皆如本部疏。夫推尊之非。莫詳於魏明帝之言。親之非。莫詳於宋儒程頤之議。而桂萼之徒。肆言無稽。情罪可惡。議上。上曰。還參衆論再議。○二月丙申。禮部尚書汪俊等上議。皇上入繼大統。考孝宗。毋昭聖。蓋純得乎天理之正。深卽乎人心之安者也。今興獻帝后已極尊稱。而聖孝無窮。復令臣等再參衆論。請於興獻帝。帝字上。興國太后太字上。更加一字。以全尊稱。議上留中。

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綰上大禮疏

綰上疏曰。陛下有仁孝之心。而臣下不能因之擴充。有親賢之德。而臣下不能因之將順。何也。切惟陛下遵祖

訓入踐帝位宜繼武宗考興獻帝別立廟大內庶大統正而私恩盡也議者乃牽合宋濮王不同之事強陛下考孝宗而滅武宗兄弟相傳之統絕興獻帝父子罔極之恩父子君臣皆失其道不幾於三綱淪九法斃乎

名席書桂萼張璠霍韜來京

桂萼復疏曰帝王傳統體天地之心蓋君師之道以開萬世太平非若一家一人之私者也故統爲重嗣爲輕堯以不得舜爲已憂不聞以陶唐氏失天子之祀享爲已憂也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不聞以有虞氏失天子之祀享爲已憂也夏后氏傳之太康則立弟仲康至不降則立弟扃扃之子復立不降之子孔甲商七傳三

立弟至立太戊而殷道興太戊以下立弟河亶甲而殷道又興再傳至祖辛數世五立弟至盤庚而殷道又興盤庚以下再立弟至小乙生武丁而殷道又復大興周七傳乃無嗣立王叔父辟方以繼統而周德復興夷王以下衰矣又十數世匡王無嗣立弟瑜而周復不墜夫唐虞三代豈皆無子行可以爲繼後圖哉重繼統之得人而不重已之得嗣爲天下謀而不以一人之私干之此仲尼之徒所以深鄙夫與爲人後者也後世爲人君者不計天下之安危爲人臣者不知事君之大節女后姦臣利於立昏故秦舍長子而立二世西漢舍長兄弟而立孺子嬰東漢舍長兄弟而立質帝凡若此類其間

印代典具 卷二十一
豈無賢而長者可立哉。以繼祀私情爲重。而不知國無
長君。將宗社淪喪。其何利之有。我太祖高皇帝。深懲
其失。獨取法於二帝三王。以兄終弟及之文。定爲祖訓。
故皇上以興猷帝長子。繼祖宗之統。事法三代義合
唐虞。無容議矣。昔先王立極。以祭祀教敬。皇上卽位
以來。天地則祀之於郊矣。祖宗則享之於廟矣。獨能遺
其父乎。故夫考與猷帝。繼統武宗。此天理人心推之。爲
堯舜人倫之至者。執政乃以爲不可行也。詩曰。有馮有
翼。有孝有德。大臣之謂也。今之與議諸臣。夫不可知乎。
願賜裁斷。庶建中立極。以答天下仰望之心矣。○張璠
復疏曰。皇上遵祖訓。入繼大統。固非執政之所能援

亦非執政之所能舍者也。夫何禮官不考。而強比與爲
人後之例。以皇上爲孝宗之嗣。絕與猷帝父子一體之
恩。繼孝宗之統。失武宗兄弟相傳之序。遂致皇上父
子伯姪兄弟名實俱紊。凡有識之士。靡不痛恨者也。臣
初叨進士。嘗再上議。及著爲問答。論辨其非。但言者不
顧禮義。黨同伐異。寧負天子。而不敢忤權臣。此何心也。
伏見當時聖諭有二。與猷王獨生朕一人。旣不得承緒。
又不得徽稱。朕於罔極之恩。何由得安。於是執政窺測
皇上之心。有見於推尊之重。似未見於父子之切。故今
日爭一帝字。明日爭一皇字。而皇上之心。日亦以不帝
不皇爲歎。與之爭焉。旣而帝與猷帝。以爲皇上之心。必

既慰矣。故留一皇字。以覘皇上將來未盡之心耳。遂敢以皇上稱孝宗爲皇考。稱興獻帝爲本生父。不顧皇上爲繼統之大。而堅遂與爲人後之非。父子之名既更。推尊之義安在。遽爾詔告天下。自以而今而後。決然不可改者。乘皇上之不察而誤。皇上以不孝亦既甚矣。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今夫匹夫匹婦。有不獲自盡者。尚求以自伸。皇上尊爲萬乘。父子之親。人可得而奪之乎。又可容人之奪之乎。臣嘗抱恨一人之見。不足以明。皇上之心。竊謂天下知禮義者。必議之也。今桂萼及之。言者遂指爲黨。臣謂天理民彝之在人心。終不可泯者也。人不能強。臣不能強人者也。

執政不能強。皇上皇上不能強於執政者也。茲伏承聖諭。會文武羣臣集前後章奏詳議。臣知皇上以萬世之禮付之天下之公矣。然久而未決。容有心明而面阿。理屈而詞執。所謂寧負天子。而不敢忤權臣。如此者。非臣子也。臣聞有言者曰。皇上已受昭聖皇太后懿旨爲之子矣。今焉可背之。皇上已考孝宗詔天下矣。今焉可改之。但可於興獻帝之稱。加一皇字耳。此正臣所謂留此一字。以滿皇上未盡之心者也。切謂皇上初奉武宗遺詔爲繼大統。非奉皇太后懿旨爲之子也。况高皇帝垂訓。固亦皇太后所宜必知者也。何背之有。皇上自藩邸爲興獻帝子。服父服矣。迎立之詔。嗣皇

帝位繼武宗統矣。此復其初。何不可改之有。故今興獻帝之加稱。不在皇與不皇。實在考與不考。推尊者。人子一時之至情。父子者。萬世綱常。不可易也。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是而塞今日之議。皇上亦姑以是而滿今日之心。臣竊恐天下知禮義者。必將議之不已。皇上聰明日開。孝德日新。必亦不能自己者也。臣謂百皇帝之稱。終不足以當父子之名。百執事之口。終不能以泯皇上之心者也。易曰。敦復吉。迷復凶。如其道。萬世不可改也。如其非道。不終日而改可也。况今日以君改臣。以禮改非禮。又何所忌憚而不決耶。伏乞再詔中外。必稱孝宗爲皇伯考。興獻帝爲皇考。武宗爲皇兄。則

皇上父子伯姪兄弟。名正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此天下之望。萬世之望也。疏奏。上曰。此言有關典禮。俱命會

議

三月丙寅。諭禮部加上本生父母尊號。及立室奉先殿側。○禮部尚書汪俊致仕

禮部尚書汪俊等上請曰。臣等伏承建室之命。益增惶惑。嘗恨桂萼之徒。扇其邪說。欲改孝廟稱號。陛下乃於聖母皇太后復加尊稱。蓋已知其非矣。又欲別廟興獻帝。陛下但欲議擬建室。亦復知其非矣。願罷議。上曰。還會官明白議擬。汪俊等復上議曰。皇上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爲本生父立廟大內。從古所無。惟漢哀帝嘗

昨代典則 卷二十六
爲共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爲不可。請於安陸廟增飾。爲
敵皇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襲封興王子孫。世世奉享。
陛下歲時遣官祭祀。亦足以伸至情矣。上曰。朕奉太廟。
豈敢間越。與漢哀帝不同。務協公論。以伸朕情。吏部尚
書喬宇等復奏曰。皇上聖睿。於宗法大小。必洞然無
疑。故曰建室。以避立廟之名也。於奉先殿側。以避大內
之名也。推此則專於大宗。必降於小宗。安陸祭祀無庸
改議矣。上曰。朕祇奉宗祀。罔敢違禮。卿等還協公論。議
擬。又湛若水等。石瑤等。給事中張翀等。御史任洛等。太
常卿汪舉等。皆具奏不聽。於是汪俊求罷去。上切責之。
曰。你職司邦禮。違背正典。肆慢朕躬。遂罷之。

丙子詔止席書張璫桂萼來京

張璫桂萼復同上疏曰。禮官以皇上稱孝宗爲皇考。昭
聖爲聖母。謂之所後父母。稱興敵帝興國太后謂之本
生父母。按禮於所後者。服三年。則於本生父母。降服爲
期同。伯叔父母。不得以帝后尊稱。今旣稱興敵帝興國
太后。是伸人子推尊至情實父母矣。豈可妄加本生二
字。且本生字爲別服制而言。可加之尊稱上乎。夫興敵
帝興國太后。旣不可爲本生父母。則孝宗皇帝昭聖皇
太后。不得爲所後父母明矣。禮官明知禮非。深懼罪及
乃固揜。皇上入繼大統之實。而忍比與爲人後之例。
觀其擬請興敵帝於帝字上。興國太后於太字上。更加

一字。蓋皇字耳。臣等竊謂禮官初率廷臣。爭一皇字。何至今日可加。豈非專留此字。以滿皇上未盡之心者耶。臣等逆知其然。發其欺矣。蒙召來京。蓋欲令與禮官面質是非。宣昭大義。此真皇上公天下萬世之心也。臣等聞命。奔走至鳳陽。伏觀勅諭。已加稱興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為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是又不過巧飾考孝宗之初謬耳。其設心以為皇上。但見有皇考皇帝。母皇太后之稱。必自喜慰。殊不知本生父母。對所後父母而言。實陽以與之。陰以奪之也。皇上豈能遽察其欺乎。遂使皇上於此。宗祀致詞。既稱皇考。獻皇帝。又稱皇考。孝宗皇帝。是兩皇考矣。曾有一人

兩考之禮乎。孝宗皇帝有靈而信乎。獻皇帝有靈而慰乎。皇上兩考之而安平。臣等知仍加本生二字。決非皇上之心。必出禮官之陰術。其欺皇上以不察也極矣。誤皇上以非禮也甚矣。及奉聖諭。朕本生父母。尊號已有勅諭。還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蓋朕追孝之情。夫別立稱廟。如奉慈殿之例。不干正統。所以明天下之分。不廢尊親。所以教天下之孝。於禮合矣。但云朕本生父母。豈皇上亦自不察。以本生二字為親之之辭。斯不失為獻皇帝子邪。不知禮官正以此二字為外之之辭。明皇上為孝宗之子云耳。皇上不亟去本生二字。則獻皇帝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不知禮義者。將妄引漢宣

帝光武非禮故事。以爲不當爲獻皇帝立廟京師。必此二字有以啟之也。夫此二字實禮官欺。皇上之陰術。故不徒能使人附之而不改。又能使皇上由之而不覺其欺矣。又奉聖諭。今大禮既定。桂萼等不必取來。臣等聞命中止。切以大禮如此爲定。正臣等所謂徒爭一皇字。禮官必姑以是而塞今日之議。皇上亦姑以是而滿今日之心者也。蓋禮官俱臣等來京。面質其非。故先爲此術。求遂其私。而天下後世公議終不可泯。臣等切惟皇上聰明日廣。孝德日新。本生所後之欺蔽。必自察之。在禮官今日固自以爲得計。臣等知其將無所逃罪者也。謹按三代以上立君者。以賢嫡長繼統爲重。並

無立嗣之說。末世諸侯之大夫以下。始有與爲人後者。故仲尼射於瞿相之圃。使子路延射者曰。僂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此可見與爲人後者。仲尼之徒所深鄙也。今禮官不成。皇上爲入繼大統之君。而忍比皇上與爲人後之例。蓋不過強附漢定陶王宋濮王不同之故事耳。宋儒朱熹有曰。古禮之壞。自定陶王時已壞了。蓋成帝不立中山王。以爲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乃立定陶王。蓋子行也。孔光以尚書盤庚之及王。爭之不獲。當時濮廟之爭。都是不曾好讀古禮。見得古人意思。夫仲尼大聖人也。朱熹大儒也。禮官皆不考其說。必求遂欺蔽之私。此何心哉。故今日典

代典則 卷二十一
禮必當改稱皇伯考孝宗敬皇帝皇伯母昭聖慈壽皇
太后直稱皇考恭穆獻皇帝聖母章聖皇太后亟去本
生二字如此勅諭禮部詔告天下則繼統之義始明爲
人後之說不得亂乎其間而人心信從矣使不亟去本
生二字則雖有皇考獻皇帝母皇太后之稱天下後世
終以皇上爲孝宗之子爲人後之主實墮禮官欺蔽
中矣願皇上面進禮官將臣等所言反覆指示則理窮
而語必塞自無所用其欺逞其術矣疏奏留中。

丁丑定安陸松林山陵名顯陵○戊子復召張璠桂萼來
京以席書爲禮部尚書○辛卯內閣蔣冕請罷弗許

冕言皇上既受命於武宗則卽嗣武宗後以奉祀宗廟

當如春秋臣子一例之說而以父道事武宗以子道自
處也今欲爲本生父立廟奉先殿則竊謂與獻帝生前
未帝豈可沒而廟祀大內乎誠然則將置孝宗武宗於
何地乎汪俊乞休遽允其去萼璠有言亟召其來其日
天氣陡變陰晦風霾尤甚天心仁愛尤極惓惓蓋改稱
皇伯考之說逆天悖理皇上可不思所以回天意哉
愿罷免上白卿朕方倚任共圖治理建室禮儀朕自裁
之

禮部侍郎吳一鵬等請停建室之議不允

吳一鵬等言爲人後者爲之子乃儀禮經傳本文孔子
述經所定太祖高皇帝著于孝慈錄大明律臣等正

欲遵祖訓。本禮經守師丹程頤之論。以悟聖心。宜停建室之非。仍廟安陸。歲時遣官奉祀。俟他日皇子衆多。襲封興王。世世奉享。議上。上曰。朕承天命。祇奉宗祀。孝養聖母。豈敢違逆。朕本生聖母。躬親奉侍。但本生聖考。荒寢陵園。遠在安陸。設於卿等父子亦安乎。今扶同朋執。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欺朕冲歲。甚失綱常。擇奉先殿西室。亟修飾。以盡朕歲時追切之情。

下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于獄謫官。○巳酉上兩宮尊號。癸丑詔天下。

詔曰。朕恭膺天命。嗣承皇兄武宗毅皇帝大統。祇奉宗祀。惟我皇考孝宗敬皇帝。神謨聖政。是繼是行。仰惟聖

母昭聖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莫罄名言。本生父母興獻帝興國太后。鞠育之恩。罔殫報稱。尊號未極。恒用歉然。恭奉冊寶。加上聖母尊號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興獻帝尊號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義專隆於正統。禮兼盡夫至情。

蔣冕致仕。○五月處決土魯番火者馬黑木米兒馬黑麻。○壬申奉先殿西室成名觀德殿。奉安恭穆獻皇帝神主。○張璉桂萼至京師。

璉萼同上疏曰。臣等聞蘇軾曰。有一言而興邦者。不以爲少。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不以爲多。竊謂今日典禮名實秩然。宜無容一言者。然與朝議抗之。三四載辯之。六

七疏。又不止三日言而不輟者也。人之言曰。在朝之議多。非真多也。附和之而多也。臣等之議寡。非真寡也。不敢言而寡也。皇上聖明。豈不察之。茲詔令雖云再下。而典禮益甚乖違。謹復條七事。其大畧不出前言。而提綱或便聖覽。一曰。高皇帝獨取兄終弟及為訓者。蓋父子相傳為常。有不必訓。兄弟相傳不常。故為之訓也。夫獻皇帝實孝宗親弟。雖未嘗有天下。以傳皇上。而皇上之有天下。實以獻皇帝之子也。高皇帝雖未嘗以天下授皇上。皇上之有天下。實以高皇帝之訓也。擅擁立功者。欺天甚矣。二曰。宋英宗初名宗實。為濮王允讓第十三子。時方四歲。仁宗取入中宮。命曹后撫鞠之。二

十八年。命學士王珪草詔。立為皇子。蓋濮王親嘗命之為仁宗子也。仁宗親嘗命之為之子也。今獻皇帝未嘗命皇上為孝宗子也。孝宗又未嘗命皇上為之子也。况獻皇帝止生皇上一人。為嫡長子。又非若英宗之多兄弟。可比而同之乎。三曰。宋真宗咸平元年。三月詔議太祖廟號。太祖稱伯。張齊賢等上議云。天子絕期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詔禮官別加詳定。禮官仍議稱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又云。唐玄宗朝。禘祫云。布昭穆之坐于戶外。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並列于南廂。北向同列。穆位。又郊祀錄。德宗朝祝文。以中宗為高伯祖。又云。唐玄宗謂中宗為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為高伯祖。則伯氏之

稱復何不可。奏可。今孝宗稱皇伯考。名斯正矣。四曰本
生父母。對所後父母而言。禮於所後者。服三年。名曰重
於本生父母。服降為期同於叔伯父母。名曰輕。今皇上
尊稱獻皇帝為皇考。章聖皇太后為聖母。是明為父母
所當重矣。若仍係本生二字。則又同於叔父叔母所當
輕矣。五曰孟軻氏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稱兩皇考。是
二本也。曾有兩考之禮乎。夫三尺之童。強以兩考之稱
必赧然不從。敢加之萬乘之尊乎。今試坐孝宗皇帝於
此。又坐獻皇帝於此。皇上趨於其前。其何以稱諸。以是
播諸宗祝。竊恐二帝在天之靈不享也。六曰禮慈母如
母。謂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

命子曰。女以為母。貴父之命也。由是推之。母子之稱。夫
豈可苟乎。今昭聖有武宗為之子。復以 皇上為子。章
聖正生 皇上而不得為之子。為茲議者。果為全兩宮
之好乎。啟兩宮之嫌乎。誠母為母。伯母為伯母。以母事
母。事伯母猶母。大孝無間言矣。七曰喪小記云。王者禘
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陸氏謂若漢光武有天下。既立七廟。則其曾祖禰當別
立廟祀之。故曰庶子王亦如之。臣推漢有司。有議之者。
正緣謬以光武當考元帝。而不當考南頓君故耳。今之
議者亦緣謬以皇上當考孝宗。而不當考獻皇帝。故謂
不應為獻皇帝立廟。夫始之以不學無術。終之以相助

明代典具 卷二十六
匿非不亦異乎。疏奏留中。○時六科給事中張翀等。十
三道御史鄭本公等。各奏萇等行取來京。黃綰張喙。有
噬黃宗明攘臂橫行。方獻夫居中內應。席書陰爲間謀。
而南京給事中彭汝寔等。御史田麟等。復各論劾。皆不
聽。

六月丙午。以桂萇張璫爲翰林院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
士。

吏部尚書喬宇奏萇等偏執異說。搖動人心。言官論劾。
殆無虛日。顧乃俱承翰苑之命。愿亟罷黜。上曰。任用材
賢。自古帝王之治。萇等執經論禮。意非干進。乃切責其
忤違字。求罷去。楊廷和子楊慎亦率同官張衍慶等奏。

言君子小人不並立。正論邪說不並行。臣等所執者。程
頤朱熹之緒也。萇等所言。冷褒段猶之餘也。學術不同。
議論亦異。可復強顏詭隨。和光自媚乎。上罷其俸。御史
段續陳相各復論奏。上責其排陷忠賢。俱下獄外貶。
戊午遣司禮監官傳諭獻帝冊去本生二字。

內閣毛紀費宏石瑤上言。尊號九字。斷自聖心。非臣二
三人所敢輕議。蓋二字上干宗廟。內干宮闈。事體重大。
伏望皇上審處。慎毋輕改。上御平臺。召毛紀等切責之。
曰。此禮當速改。爾輩不能以忠事君。如何可以禮待爾。
又曰。爾輩爲無君之臣。如何使朕爲無父之子。紀等惶
怖而退。

七月大同五堡軍叛殺巡撫張文錦叅將賈鑑

大同古雲中地北距虜地平漫不甚阨塞是年七月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鎮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將成議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堡五百家爲大同藩籬諸鎮卒竊相謂去城下二十里猶苦虜抄掠無寧日今五堡孤懸幾百里虜至誰復相應援者卽死不願徙也訴之文錦文錦不許嚴爲令趣之又所遣董役叅將賈鑑望風峻法白文錦杖其隊長且罪之諸鎮卒遂變有郭鑑柳忠暨諸驍悍者倡亂殺賈鑑裂其屍七月二十二也遂嘯聚塞下焦山文錦恐與虜連招撫之入城卽索治首亂者二十七日郭鑑柳忠脇諸卒焚大同府門劫獄

囚又焚都察院門文錦倉卒踰垣避匿宗室博野王所諸亂卒掠其家脇博野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遂發府庫兵仗皆甲而馳欲殺鎮守太監王某不果又欲殺總兵官江桓走免掠其家乃出遂脇鎮巡爲奏乞赦宥廷議遣兵部侍郎李昆宣勅赦諭之復命太監武忠鎮守都督桂勇爲總兵官擢按察使蔡天祐爲巡撫先是撫臣旣遇害諸亂卒肆行劫掠天祐至乃令武忠桂勇集亂卒宣諭朝廷恩威反覆開諭諸亂卒稽首謝暫解散然皆恐不安又姦盜多乘隙亂卒劫掠居民桂勇稍督兵擒獲捶殺五十餘人乃笞郭鑑柳忠諸首亂者釋之以安衆而人心恟恟訛言日至相傳有洗城之說無

何妄報京營暨諸鎮兵已駐近地勦大同矣。適戶部遣進士李枝轉餉至鎮。諸亂卒謂密旨也。衆夜集擊李枝。門訊故。枝自門隙出。公移示之。始信。然衆已集。有謂知縣王某曾白巡撫欲誅衆卒者。遂往執王殺之。又縱火延燒居民百餘家。亂復大作。明日逼脇代府。謂其請兵也。且索府賄。代王曲應之。解去。王懼陷害。以三十日率弟子數人潛出居宣府。天祐等委曲諭撫不定。以狀上。上乃命戶部侍郎胡瓚督兵討之。而都督魯綱總其兵。制曰。誅首惡。脇從不問也。瓚至陽和。密檄桂勇督城中兵。計擒首惡。文移日十數下。於是城中大懼。衆白天祐求自全。天祐傳制諭之曰。兵來惟誅首惡。脇從不問也。

汝輩勿助惡。卽良民無事矣。以是首惡者扇惑。衆多不從。桂勇遂率苗登諸將。計擒郭鑑、柳忠等十一人。皆斬之。鑑父郭疤子糾胡雄、黃臣、徐羶兒等復倡亂報復。逼脇諸亂卒盡甲。閉城門。夜圍桂勇第。掠其貲。殺家衆數人。磔屍於坊。有啖其肉者。遂擁桂勇至葉總兵宅。天祐暨太監武忠亟馳至。諭之。反覆譬曉。衆復少定。勇得不遇害。衆詣天祐泣訴求止兵。天祐曰。汝等自作孽。至此柰何。若今能擒首惡。吾爲若轉達。兵猶庶可止也。諸亂卒乃復擒徐羶兒等首惡四人。以獻。天祐斬之。函首詣瓚。郭疤子暨諸首惡皆逃匿城中。士人數十輩詣瓚請緩師不聽。天祐乃疏請班師。復以書止瓚。諸首惡旣誅。

餘黨金魚耳。易處也。疏上。命瓚旋師。瓚還。御史蕭一中給事鄭一鵬等劾瓚討叛無功。逆黨未盡得。乃師不臨城。歸冒功賞。請治欺罔罪。別遣大臣督兵討亂。疏寢不報。惟勅天祐等擒捕餘黨。仍宥脇從。弗治。復遣使諭慰代王還國。天祐等省諭。鎮城兵民各安業。所劫軍器。令首官衆稍寧。郭庖子胡雄既潛入城。度終不目容。復誘聚餘黨數十人。夜焚總兵王振第。諸卒奔告天祐。天祐曰。曉當治之。明日集諸卒。諭以朝廷班師不屠城之意。且詰亂故。衆曰。夜倡亂者皆知。請閉諸門戶索之。得首惡郭庖子。胡雄等四十人。斬之。人人稱快。事聞。優詔答之。賞賚有差。天祐厚賚多間。因事捕誅逆黨近數百人。

大同始定。數年。天祐遷兵部侍郎。言者追論其費財。竟罷去。多枉之。

乙亥。以更定興國太后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勅多官禮部侍郎朱希周。郎中余才等奏曰。皇上考孝宗母昭聖。已越三年。加稱興獻帝爲本生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尊崇之典。載籍所無。今更定之。諭忽從中出。則明詔爲虛文。不足取信於天下。後世祭告爲煩瀆。不能感孚於天地宗社。朝更夕改。彼重此輕。甚非祗奉宗廟之禮也。况本生二字。初無貶詞。今若去之。則於昭聖皇太后之稱。混而無別矣。昭聖之心。萬一不安。皇上之心安乎。章聖皇太后之心安乎。於是

何孟春同尚書秦金等侍郎賈詠與學士豐熙等卿汪舉潘希曾等祭酒趙永等給事中張紳等御史余翺等吏部郎中余寬等戶部郎中黃待顯等兵部郎中陶滋等刑部郎中相世芳等工部郎中趙儒等大理寺正母德純等行人司正高節等皆言若去本生二字則重所生而忘所繼徒知私親爲孝而不知紹正統爲大孝也奏入俱留中。

戊寅何孟春等倡率百官赴左順門跪哭

上朝罷齋居于文華殿金猷民徐文華倡言於衆曰昨諸疏留中必稱孝宗爲皇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何孟春日憲宗朝禮部尚書姚夔率百官赴文華門

跪哭爭論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焉此國朝故事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張紳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王時柯遂漉留諸朝臣於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當共擊之何孟春金猷民徐文華復相號召於是秦金趙鑑趙璜俞琳朱希周劉玉王時中張潤汪舉潘希曾張九叙吳琪張瓚陳雷張縉蘇民余璿張仲賢葛檜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賈詠豐熙張璧舒芬楊繼聰姚涑張衍慶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勛陸鈇王相應良金臯林時王思凡二十人謝賁毛王曹懷張嵩王瑄張猥鄭一鵬黃重李錫趙漢陳時明鄭自璧

裴紹宗韓楷黃臣胡汭凡十有六人。余翺葉竒鄭本公
楊樞劉穎初杲杜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
譚纘劉狝張錄郭希愈蕭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
鍾卿密胡瓊張濂何鰲張日韶藍田張鵬翰林有孚凡
二十有九人。余寬党承志劉天民馬理徐一鳴劉勳應
大猷李舜臣馬冕彭澤張鷟洪伊凡十有二人。黃待顯
唐昇賈繼之楊易楊淮胡宗明栗登党以平何岩馬朝
卿申良鄭漳顧可久婁志德徐高張庠高圭安壘王尚
志朱藻黃一道陳儒陳騰鸞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
李錄周詔戴亢繆宗周丘其仁祖琚張希尹金中夫丁
律凡三十有六人。余才汪必東張聽張懷翁磐李文中

張潔張鏗豐坊佺瑜丁汝夔減應金凡十有二人。陶滋
賀縉姚汝臯劉淑相萬潮劉漳楊儀王德明汪溱黃加
賓李春芳盧襄華鑰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楨陳賞李
可登劉從學凡二十人。相世芳張峨詹潮胡璉范祿陳
力張大輪葉應驄白轍許路戴欽張儉劉士奇祁勅趙
廷松熊宇何鰲楊濂劉仕蕭樟顧鐸王國光汪嘉會殷
承叙陸銓錢鐸方一蘭凡二十有七人。趙儒葉寬張子
衷汪登劉璣江珊金廷瑞范總龐淳伍餘福張鳳來張
羽車純蔣珙鄭錙凡十有五人。母德純蔣同仁王晞劉
道陳大綱鍾雲瑞王光濟張徽王天民鄭重杜鸞凡十
有一人。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帝者。呼孝宗皇

帝者聲徹于內。上命司禮監官諭之曰：此禮朝廷自有審處。羣臣咸曰：必得諭旨乃退。金猷民曰：輔臣尤宜力爭。朱希周乃詣內閣告毛紀等曰：羣臣伏闕，公輩可坐視乎？紀與石瑤遂赴左順門跪伏。上言：宗廟之禮至大且重，而本生二字為要。陛下奉承天命以臨九有，所恃者人心耳。若不舍己從人，何以為治？上復遣司禮監官諭之曰：恭穆獻皇帝神主將至，冊文祝文俱已撰矣。爾輩姑退，羣臣仍伏不起。及午，上命司禮監官錄諸姓名。收繫諸為首者：豐熙、張紳、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母德純、凡八人于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遂命逮繫馬理等凡一百三十

有四人于獄。何孟春等二十有一人。洪伊等六十有五。人。姑令待罪。○庚辰，錦衣衛以在繫官上請，初逮繫時有奔匿者，至是悉追繫之，并待罪者凡二百二十人。上責之曰：何孟春輩擅入朝禁，聚朋哭喊，假以忠愛為由，實為私黨，欺朕冲年，任意妄為。乃命拷訊豐熙等八人，編伍其餘四品以上，姑於午門前宣諭罷俸。五品以下各杖之。○辛卯，上命錦衣衛復繫楊慎、王元正、劉濟安、盤張漢、張原、王時柯七人，責之曰：楊慎輩倡率叫哭，欺慢君上，震驚闕廷，大肆惡逆，乃命加杖之。編伍削職有差，何孟春調南京工部，毛紀罷。上責之曰：爾因辭奏諫，歸咎朕躬，豈大臣忠愛之道。

國子祭酒崔銑罷

銑言帝統必以長祖訓繼絕必以弟必以長一統序也必以弟坊立後也陛下為弟而長以倫序則考孝宗是故必降於所生斯為之後若與所後同猶弗後也當承桃主鬯之重則父子差輕也斯禮之至情百王之所同也陛下無輕正統無拂羣情無恃威可作無謂已可繼則今日之忠邪辨矣上罷之

八月土魯番滿速兒大舉入寇至甘肅巡撫都御史耿九疇禦却之

土魯番因寫亦虎仙等皆歿遂聚夷兵三萬餘深入甘州寇掠以殺降為詞攻破堡砦屠戮人民甚慘九疇率

兵力戰解甘州圍又夜間道兼行抵肅州內外夾擊賊番兵殺火者他只丁虜退去關中守臣亦奏河西危急乃遣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率兵西討獻民遷延不進及至蘭州諸番已敗出加峪關獻民只用九疇議請遷發夷使閉關絕貢遂還

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賈詠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九月壬戌禮部尚書席書等議上孝宗皇帝尊稱

席書張璉桂萼方獻夫等上議 太祖傳統至孝宗孝宗為憲宗長子傳武宗無嗣獻皇帝憲宗次子孝宗親弟也今上以獻皇帝長子遵 太祖兄終弟及之訓受

武宗遺詔入繼大統。禮官失考。議稱號。惟宋濮安懿王
事。主祀。惟漢定陶王事。臣等竊惟三代之法。父歿子繼
兄終弟及。今孝宗有武宗爲嗣。初未嘗立皇上爲嗣。與
漢宋事大不相同。古天子無大宗小宗。無所生所後。禮
經所載爲人後之說。乃大夫士之禮。非天子之禮。我
太祖兄終弟及之訓。真萬世大法也。夫人無二本。孝宗
伯也。宜稱曰皇伯考。孝宗敬皇帝。昭聖伯母也。宜稱曰
皇伯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獻皇帝父也。宜稱曰皇
考恭穆獻皇帝。章聖母也。宜稱曰聖母。章聖皇太后。武
宗兄也。仍稱曰皇兄。武宗毅皇帝。如此。允合天理之正。
深卽人心之安。大統大倫。兩有歸矣。奉獻皇帝主。別爲

稱。不入太廟。尊尊親親。兩不悖矣。議上。上曰。大禮屢
經會議。未有定論。今議合于天理至情。宜從正稱。孝宗
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恭
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還遣官祭告天
地宗廟社稷。詔諭天下。○丁卯。石琚上言。孝宗昭聖。皆
陛下至親骨肉。非他人也。今輒行離間。臣實傷之。且幽
明一理。事亡如存。卽今孟冬時享。陛下登對。如親見之。
寧不少動于中乎。宜如鄭岳徐文華議。上曰。大禮會議
已明。石琚職居輔導。輒引朋辭。議及宗廟。豈大臣體國
事君之道。乃罷鄭岳徐文華俸。○丙子。詔曰。人君爲治。
必本於孝道。聖人論政。必先於正名。孝在於篤親。而名

貴循其實。自古及今。未有外是而能化成天下者也。朕本憲宗純皇帝之孫。孝宗敬皇帝之姪。恭穆獻皇帝之子。皇兄武宗毅皇帝上賓之日。仰遵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屬以倫序當立。遺詔命朕嗣皇帝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懿旨。遣官迎朕入繼。受天明命。位于臣民之上者。于茲三年矣。尊親大禮。屢命廷臣集議。輒引漢定陶共王。宋濮安懿王事。據至再至三。而其論未定。朕心靡寧。蓋伯姪父子。天經地義。豈人所能爲乎。况漢宋二帝。嘗爲立子。而朕則入奉宗祧。實與爲人後者不同。今以爲繼嗣。實非我聖祖垂訓之意。是豈徒禮官之失。而亦朕冲年未能決擇之外咎也。朕祇奉九廟。尊養二宮。正統大

義未嘗有間。惕然此心。夙夜不忘。惟恭穆獻皇帝。章聖皇太后。朕之父母也。劬勞之恩。昊天罔極。雖位號已隆。而名稱未正。因心之孝。每用歎然。已告于天地祖宗社稷。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各正厥名。揆之天序人倫。情既允稱。而禮亦無悖焉。猶慮天下臣民未能知悉。特茲詔諭。以申朕拳拳孝親之誠。

壬午工部尚書趙璜等請罷改遷顯陵之議

璜等言。邇者百戶隨全等。各奏改遷顯陵。臣等竊謂顯陵爲先皇體魄所安。焉不可輕犯。一也。山川靈秀萃焉。不可輕泄。二也。國家根本在焉。不可輕動。三也。太祖

不遷皇陵。太宗不遷孝陵。願以爲法。不敢輕議。上命禮部會多官議。○癸未。禮部尚書席書等上議。山陵乃先帝体魄所藏。事體至重。我祖宗陵寢。未嘗遷動。是以國家百六十年來。皇圖鞏固。帝德重光也。臣等伏聞顯陵勢如伏鳳。氣結盤龍。此實山川之形勝。帝王之幽宅也。今隨全等。乃肆妄議。乞治其罪。上曰。山陵遠在安陸。朕瞻望哀切。命再議。○十月丙申。禮部尚書席書等再議。臣等感陛下哀切之言。仰聖人孝思之至。但舉大事。當順人心。今多官皆曰。帝魄不可輕動。地靈不可輕泄。人心如此。陛下不可不信從也。一時或誤。千載難追。臣等敢不盡言。上命罷議。

乙酉四年春三月。命修恭穆獻皇帝實錄。○土魯番牙木蘭復據哈密。侵肅州。又入沙州。○虜侵掠陝西諸塞。殺吏民。○起故少傅大學士楊一清爲兵部尚書。兼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夏四月己亥。命禮部議立恭穆獻皇帝廟。上以觀德殿規制未備。孝心未懃。光祿寺署丞何淵遂奏曰。孝莫大於享親。禮莫大於宗廟。恭穆獻皇帝。乃入繼大統。所自出之帝。請於太廟內立世室。以爲禰廟。崇祀獻皇帝。與祖宗同享太廟。則禰廟得所。而有光於正統矣。遂命議禮部尚書席書等奏曰。向之奉迎獻皇帝。神主入祀大內者。以獻皇帝止生陛下。一人廟祭。不可缺也。不敢以祔太廟者。以獻皇帝未爲天子。天統不可

于也。大禮既定，聖心甫寧。何淵議立世室，崇祀獻皇帝於太廟，臣等竊以爲非禮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周以文武有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廟皆百世不遷。我太祖始建四廟，德祖居北，懿熙仁三祖各以昭穆爲序。後改同堂異室，議祧以太祖擬文世室，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以藩王追稱帝號，何淵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祀於太廟，不知何說也。古王者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我朝推所自出之帝，止於德祖，何淵乃以獻皇帝爲所自出之帝，不知何說也。初議以孝廟爲禰，今祀獻皇帝于觀德殿，卽爲禰廟，何淵乃

曰：禰廟得所，而後正統有光。又不知何說也。上仍命會議張璠、桂萼亦各上疏言何淵所奏非是。上復曰：待會議審處。五月辛酉，張璠、桂萼復同上疏曰：此禮初議咸以興獻帝宜稱皇叔父，興獻大王。大臣等輒敢曰非禮也。旣而尊稱興獻帝矣，臣等猶曰未成禮也。旣復加稱獻皇帝，本生皇考矣，臣等猶曰未成禮也。旣復請去本生二字，別廟京師，更詔天下矣。於是凡有人心達禮義者，始相慶曰：此禮之大成也。夫禮也者，理也。天下之中，正也。不及不可，過亦不可也。皇上作之君，作之師，建中以爲民極者也。假使獻皇帝於禮當入太廟，臣等當先言之，何待何淵今日言之也。今者未聞皇上審處之言。

而但有再議之命。宸衷淵微。誠不可測。豈臣等前日之言是。今日之言非也。前日之心忠。今日之心不忠邪。夫上下之情。貴乎流通。古今之禮。貴乎參酌。情通而後議。當議當而後禮制行矣。臣等愚昧。徒知皇上孝心無窮。猶未知皇上審處者。復何在也。若曰。請入獻皇帝主於太廟者。援古之禮經。據今之制度。均爲有礙。臣等萬死不敢以此誤皇上也。竊念典禮方成。不可遽壞。公論方定。不可復搖。此臣等所以義不容默也。記曰。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臣等豈敢悖理曲從。誤皇上哉。故前日之所以惓惓者。惟恐皇上大孝之心。不明於天下後世。臣等之罪也。今日之所以惓惓者。亦惟恐皇上大孝之心。

不明於天下後世。臣等之罪也。禮部尚書席書等復上議大禮已定。人心南安。臣等非不知皇上孝心無窮。柰何禮制有限。上仍命將夏。罔周典禮。博考會議。於是大學士費宏等。尚書廖紀等。給事中楊言等。御史葉忠等。南京給事中黃仁山等。御史王世爵等。及黃綰黃宗明。皆言何淵所奏非是。張璠桂萼告席書曰。觀德殿實規制未備。宜聖心未憚也。須別立廟。不干太廟。尊尊親親。並行不悖之道也。丁丑禮部尚書席書等議曰。立廟之議。羣臣屢執以爲不可。及奉聖諭。仰知我皇上達孝之至也。考之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喪小記曰。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

取代典員 卷二十六
以天子諸侯。今獻皇帝以天子之父。追稱帝號。宜別廟擬名。觀德殿在禁內。太常不得行禮。百官不得陪祀。果於禮制有乖。今宜磚城之東。皇城之內。擇地以立禰廟。所別者。出入不與太廟同門。位次不與太廟並列。祭用次日。使敬心不分於所尊。廟欲稍遠。使樂聲不聞於列祖。尊尊親親。可兩全矣。至於親盡之期。則與孝廟一同議上。上曰。既別廟奉祀皇考。凡歲時朕率百官孝享。便會官詣太廟左右相地營立擬名。

七月甲申定恭穆獻皇帝廟名世廟。十一月定世廟神路由廟街門入。○以提督陝西軍務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左都御史楊一清爲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仍內閣辦事

丙戌五年春三月賜進士龔用卿等三百一入及第出身有差。○命尚書王憲提督陝西邊務

憲盡出平涼。羈留夷使。往諭土魯番。令悔過服罪。歸我哈密

秋七月甲午命改建觀德殿於奉先殿東。○九月己亥上奉章聖皇太后謁世廟

乙亥六年春正月勅修大禮全書。○二月改觀德殿爲崇先殿。○大學士石琚致仕。○禮部尚書席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四月大學士費宏致仕。以禮部右侍郎翟鸞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內閣

辦事○六月定世廟樂舞兼用文武○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姚鏞請討田州

岑猛既賂劉瑾得還田州爲同知兵威復振每凌轢隣郡與泗城州互相仇殺及殘落龍州地方擾亂都御史盛應期奏猛反請討之未報姚鏞代應期再請得旨遂遣都指揮沈希儀張經張佑等五將軍帥兵八萬分道進討歸順知府岑璋女嫁猛失愛素憾之乃與希儀通佯以姻故遣兵千人助猛長子邦彥守隘實爲內應希儀因得擊斬邦彥猛欲出奔璋使人招走歸順可達安南再圖興復猛卒無所之亦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佯涕泣迎之處猛別館盛供帳地邃僻左右無一田州

人章詭猛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加兵交南境遣使詣督府請進止也猛喜不疑諸將見希儀已破猛欲攘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來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目被流矢南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逆賊爲變幸緩五月當搜至諸將許之璋歸復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事不白爲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所願也乃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璋得知猛寘印所乃置酒賀猛樂作持鳩酒一盃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也請自爲計猛大怒罵曰悔墮此老奸計也遂飲鳩歿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間道馳詣

軍門上之。諸將聞之，引還。猛三子，長爲邦彥，敗歿。次邦佐，出後，其族爲武靖州知州。次邦相，出亡。邦彥側室子曰芝，方襁褓，匿民間。諸惡日常好陸綬，馮爵岑約俱被擒斬。惟盧蘇王綬未授首。捷音上聞，論功行賞。無何，蘇綬復叛。潘臬諸司素與鏌沮者，因倡言猛未歿，鏌爲歸順所欺。又言猛糾安南入寇，而靖江諸宗室復流言洶洶焉。

七月丁丑，更定大禮全書爲明倫大典。○命王守仁總制兩廣軍務，勘處田州賊情。

提督都御史姚鏌等續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又御史石金參奏前項地方盧蘇王綬結爲歿

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先後撫臣舉錯失當。姚鏌等攘夷無策，輕信寡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胥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兵部覆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隣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乃命王守仁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督同姚鏌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勦則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而行。

八月內閣賈詠致仕進楊一清華蓋殿大學士。○以張璠掌都察院事，詔訊李福達獄。

時公卿臺諫卽署多得罪。謫戍削籍。福達竟脫死。

虜入寧夏塞。提督尚書王憲總兵杭雄禦却之。○九月巡撫兩廣都御史姚鏞致仕。命王守仁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十月以掌都察院事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學士張璁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仍兼掌都察院事。○召謝遷為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仍內閣辦事。○張璁請沙汰錦衣旗校冗官冗兵。

凡革旗校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省糧儲數十萬。革冗官冗兵四萬餘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張璁奏革各省鎮守內臣及請皇親庄田。

戊子七年春正月起王瓊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代王

憲總督陝西軍務。○詔張璁等推問御史馬錄獄。

時桂萼以禮部侍郎掌刑部事。方獻夫以少詹事掌大理寺事。會問張寅事情。璁言臣等伏承皇上以御史馬錄所起冤獄付之推問。切念臣等法掌三司。無敢輕重。

皇上明見萬里。自難伏迕。一應在係人犯。俱蒙依擬發落。惟馬錄尚欲從重議擬者。蓋以誅之不可勝誅。故罪坐所由。是欲戮一人。使千萬人懼也。夫馬錄故欲陷張

寅一家之歿。臣等復何敢救焉。馬錄一人之生。特以未決之張寅。猶可以宥當歿之馬錄。若擬以奸黨之條。則

太重。擬以故入人歿罪未決之條。則太輕。故在馬錄相應處以烟瘴地方永遠充軍。遇赦不宥。是得刑之當也。

四十四

古者刑人屏之四方。惟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臣等愚昧。以為必就馬錄。死地。罪止一身而已。求遠充軍。則其禍及子孫矣。如此則馬錄雖生無生。不歿猶歿。皇上用法惟刑之中。臣等奉法惟刑之當。則天下咸服矣。伏乞聖慈矜察。

夏四月內閣謝遷致仕。加張璠太子太保。辭遂加少保。解都察院事。○王守仁至南寧。約盧蘇王受來降。

六年十一月守仁至蒼梧。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股弁聽命。而守仁顧益諂悔。見田州已張岑氏不可遂滅。乃以明年七月至南寧。使人約降蘇受。蘇受許諾。而以精兵二千自衛。至南寧投見有日矣。而守仁所愛指揮王

佐門客岑伯高雅。知守仁無殺蘇受意。使人言蘇受須納萬金乞命。蘇受大誨。悉言督府誑我。且倉猝安得萬金。必欲萬金。有反而已。守仁有侍兒年十四矣。知佐等謀。夜入帳中告守仁。守仁大驚。達旦不寢。使人言蘇受毋信讒言。我必不殺若等也。蘇受疑懼未決。言來見時。必陳兵衛守仁許之。蘇受復言軍門左右秭候。須盡易以田州人。不易即不來見。守仁不得已。又許之。蘇受入軍門。兵衛充斥。州人大恐。守仁數之。論杖一百。蘇受不。免甲而受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諸夷皆驚。莫測守仁意。指守仁乃疏言。思田構禍。荼毒兩省。已踰二年。兵力盡於戰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地方脆朽。如破

壞之舟。漂泊風浪。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必欲窮兵雪憤。以殲一隅。未論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守。况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深山絕峪。猺獠盤據。盡誅其人。異日雖欲改土爲流。難爲編戶。非惟自撤其藩籬。而拓土開疆。以資隣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效邊功。猛獨誑誤。觸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歿。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爲州治。官其子邦相爲判官。以順夷情。分設土巡檢。以盧蘇等爲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統以流官知府。以總其權。又言文臣如左布政使林富。宜爲巡撫。武臣如都指揮同知張佑。宜爲總兵。上皆嘉納之。○蘇受倡亂。抗敗王師。雖八議不宥。守仁受鉞。專征總

制四省。撲殺此獠。直拉朽耳。而顧以姑息訖事。何哉。且猛實伏誅。而疏言病歿。蘇受大愆。漏網而盛稱其功。此何解也。

進張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張璠請宣諭內閣曰。竊聞人君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功。任用非人。天下治亂興亡所關也。伊傳周名。後世無聞焉。然豈無其人。亦以所遇非其主耳。唐楊綰清儉簡素。代宗相之。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卽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之。宋秦檜陰險深阻。誣陷善類。結納內侍。伺上動靜。高宗相之。祖

父孫三世皆領史職。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或
猶及門。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耻者。率爲
之用。卒致夷狄內橫。禍延國祚。二宗任相得失。明驗如
此。臣嘗因修省。已爲皇上陳之矣。夫賊檜之奸。污穢青
史。而楊綰之介。人到于今稱之。是尚不知所戒勉乎。我
太祖高皇帝。懲丞相專權。不復設立。至太宗皇帝。始設
內閣。初止以翰林講讀編修等官處之。備顧問而已。至
宣宗廟。用大學士楊榮。楊溥。楊士奇。三人而專任之。故
其官漸加。至尚書師保。後不復憂也。夫內閣有聲者。稱
三楊而已。後楊榮孫楊因。坐事抄沒。家資巨萬。此非招
權納賄。何以至此。况其他乎。自後奸人鄙夫。占據內閣。

貪污無耻。習以爲常。甚至以兩房中書等官。在內交通
賄賂。故每爲請求恩澤。以償其私。是大可鄙也。至於內
閣例以日期爲先後。以官職爲崇卑。凡閣中一應事務。
不問國家利害。不行虚心公議。但以首者一人所主。餘
唯唯無敢可否。一有言者。輒陰擠而斥之矣。故皆終日
伴食。旅進旅退而已。以此亦習爲常。甚至明知其心偏
私誤國。又從而稱道之。以結歡心。是又大可鄙也。如近
年楊廷和之妄議典禮。一人主之。蔣冕毛紀二人皆甘
心附之。雖挾制君父。破壞綱常。猶弗之顧。况事之小於
此者乎。以此爾我和同。彼此行私。無所諱忌。如吏部行
取某官。必其主張某人。然後行取。且得卽選科道。引爲

私人又每主張某人陞某官吏部莫敢不從甚至陞官
文憑亦爲取討或分與私徒各處求索或就家轉賣爲
國求賢之心絕無也如戶部鹽引縱容賣窩買窩某主
張某客商戶部莫不從甚至令家人子弟合夥爲之爲
國足邊之心絕無也如兵部將官某鎮某營主張用某
人兵部莫敢不從甚者敗績債事者多行舉用負債剝
下者遍來鑽求爲國擇將之心絕無也如此情狀不一
而足夫我身旣真有百孔千瘡無怪人之千言萬語敢
復辨明也哉若一辨明則肺肝畢見而身不能一日立
矣故近年以來內閣奸人鄙夫一有被人奏評者但得
寬恩天空委爲曖昧不究脫身而去幸矣由是以衣冠

盜賊之蓄爲禽獸營養之資士論鄙之鄉評賤之皆所
弗顧也然復有閒廢有年仍求起用去而復來畧不懲
創前非來而復去猶且陰爲後計於是內閣之地雖重
而居內閣之人品甚輕夫所畏於人者特以代言之官
能播弄朝廷之威福耳非真有公平正大之心足以壓
服天下之人也如是之人求其同心輔政以共成皇上
正大光明之業決不可得也孟軻氏曰上無道揆也下
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
之所存者幸也今聖明在上內閣政本之地可容奸人
鄙夫爲小人立赤幟以來天下之讒邪乎欲與共成
皇上正大光明之業決不可得也伏乞聖明嚴加宣諭

繼今以後各宜洗心滌慮改行從善毋懷奸以欺君毋
設險以害正毋詭隨以濟惡毋便已以縱讒凡閣中一
應事務各以公平正大之心處之論公者然後擬旨間
有執私壞法公論不同者不許阿從必請自上裁閣中
所進揭帖論同者連名有不同者不許捏名妄奏至於
兩房官不許勾引外官交通賄賂敗壞法度朱熹曰君
臣之分權不可畧重纒重則無君楊廷和蔣冕毛紀三
人覆轍爲可鑒也若仍怙終不悛堯舜之世所不容也
請卽加誅斥如此庶政本之地清而讒邪自息矣然後
能上輔君德下副民望不然臣誠不敢竊祿苟容以負
我皇上之知遇也臣不勝勤拳惶悚之至

張璠請平潞州

臣昨承聖諭欲掣回潞州討賊之兵更易巡撫官着
用心設法撫勦或待其自定夫更易巡撫官設法撫勦仰
見聖謨之所在矣如掣回兵馬或待其自定非愚慮所
能及者臣昨因同官臣一清具疏所見既同已附名回
奏矣及退思省益加悚懼夫自古帝王雖神武不殺未
有不誅天下之亂賊者也亂賊不誅未有能安天下之
民者也孟子稱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我皇上一
怒而安天下之民以大振中興之業此其機也夫朝廷
紀綱本不失也而失之有漸祖宗國勢本不弱也而弱
之有由昔唐吳元濟反於淮西憲宗命諸將討之元濟

求救於逆黨王承宗李師道二人。數上表請赦元濟。不從。已而王師無功。乃遣中丞裴度請行營宣慰度。還言淮西必可取。知制誥韓愈言淮西一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爾李師道夜遣賊徒擊殺度。不得。或請罷度官。以安賊黨。憲宗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憲宗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已而高霞寓戰敗。中外駭愕。宰相入見。爭勸罷兵。憲宗曰。勝負兵家之常。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於

是獨用裴度之言。言罷兵者亦稍息矣。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馱耕者。憲宗亦病矣。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憲宗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憲宗悅。度將行。言於憲宗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憲宗為之流涕。已而淮西果平。李師道憂懼不知所為。遣使奉表。獻沂密海三州。布衣栢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請以

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臣竊惟唐之有吳元濟。不啻
今之有陳卿也。裴度爲淮西腹心之疾。不可不除。猶今
日潞城爲西淮近地。不可容亂賊所據也。其謂兩河藩
鎮跋扈者。將視淮西爲高下。猶今日各處強獷之徒。或
視潞城爲高下也。其謂朝廷業已討之。不可中止。猶今
日朝廷出兵討賊。已有成命。不可中止也。彼謂師老財
竭。欲請罷兵。猶今日之有欲爲罷兵之言。而今日廷臣
則未聞爲此言者。栢者以策說承宗。而使之歸命。猶今
日用李克已之說也。唐則元惡就擒。栢者藉天威以收
餘黨。今日乃不仗兵力而欲使一介書生。行其說於大
慙。其不知事勢也甚矣。臣嘗謂李克已之策。縱使有濟。

亦非帝王萬全之道。蓋堂堂天朝。不與問罪之師。而乃
使小夫爲鬼域。以制亂賊。豈爲謀之善哉。書曰。事不師
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臣愚不知古也。第朝廷綱紀不
可不惜。國威不可不振。往者大同之變。朝廷姑息。竟莫
之懲。至今強獷不逞者。動以藉口。今潞城之亂。又不問
罪。惟務招撫。則小人之不逞者。又以藉口。國典不明。盜
風滋長。臣實憂之。切惟今之潞城。一隅之地。而當三省
之全力。其破敗亦有可立而待者。倘蒙聖斷。駐兵征勦。
平此一方。則威行於緣邊。風聞於天下。而無敢有不逞者。
猶王承宗李師道之歸命於憲宗也。或以廣西可撫。而
潞城獨不可撫。何也。夫與師問罪。猶用藥治病。隨變而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一
通之也。廣西夷寇未嘗抗拒官兵。且元惡已殲。其下人
可以撫納。潞城中國之寇。魁首尚在。殺軍官三四十員。
屠戮生靈無算。誠不可不誅。此其所以異也。夫裴度以
獨見而成平淮西之謀。憲宗以獨斷而成平淮西之功。
臣之知能萬不逮度。而區區愚衷。所以爲國畫謀者。竊
願効焉。伏惟皇上允文允武之德。邁古帝王。又非唐憲
宗可比。夫豈斷有不足哉。必不然矣。韓愈爲淮西碑。詩
曰。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旣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
卿士莫隨。旣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
此蔡功。惟斷乃成。旣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
治之。臣敬爲皇上頌焉。惟聖明俯賜裁察。

是年鄉試命禮部會舉京官各省主考

先是張璠題爲慎科目以風勵人材事。奉欽依。開科前
數月。各布政司呈禮部會舉京官。每處二員。具奏馳驛
前去主考。監臨官不許干預內簾職事。

六月命都察院刊布議大禮勅于天下

朕以宗支眇末。恭膺天命。克紹丕圖。實惟我祖宗列聖
積功累仁。延慶垂祉于我後之人。亦惟我皇考聖母之
鞠育誨道。以底于成立。即位六日。輒下羣臣議尊崇之
禮。不意內閣大學士楊廷和。謬主宋之濮議。指示禮官。
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禮。却乃唯唯順從。欲附朕於與
爲人後之倫。謂宜考孝宗。母昭聖。而改稱朕本生父母。

為叔父母。朕思皇兄遺詔，乃尊我太祖兄終弟及之訓。曰：興猷王長子，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大義甚明。朕乃繼統，非繼嗣。承武宗之後，非承孝宗之後。若依前議，則悖我太祖遺訓。奪我父子大倫。民彝物則，泯滅盡矣。朕心不安。屢命羣臣集議，而廷和等力主定陶濮王不倫之典。妄稽曹魏偏安私已之言，鼓集朋類，一倡百和。期於必勝。既而執禮之臣先後論列，本之聖經，稽之儀禮，闡明正道，辯別是非。於是父父子子，尊尊親親，各得其當。凡有人心者，孰不感悟。而廷和等乃猶執迷不返。蔣冕、毛紀同為輔臣，茫無救正，轉相附和。欲遂其非。都御史林俊自遠方起用而來，著論迎合。尚書

喬宇為六卿之首，不能持正抗議，乃與九卿等官交章妄執。其後汪俊繼為禮部尚書，仍主邪議。公言于朝。吏部郎中夏良勝恃銓曹之權，協持庶官，堅其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吏部事，鼓舞朝臣，伏闕喧嚷，猖狂放肆。縱無忌憚，欺朕冲年。朕初見道未明，雖有非彼之意。然而執持不定，屢以罔極至情開諭。輔臣使相體悉，而廷和等畧不加念，逆天違詔，怙終不悛。朕年稍長，及賴諸臣正論於義理，見之已真。凡三更詔令，而大禮始定。綱常倫理，燦然大明于天下矣。比者命官纂修明倫大典，書成進覽，其間備述諸臣建議本末，邪正具載，奉天行罰，以垂戒後之人。乃朕今日事也。然猶不欲為已甚之舉。

姑從輕以差定罪。楊廷和爲罪之魁。懷貪天之功。制脇君父。定策國老。以自居。門生天子。而視朕。法當戮市。特大寬宥。革了職着爲民。次則毛澄病故。削其生前官職。次則蔣冕。毛紀。喬宇。汪俊。俱已致仕。各革了職。冠帶閑住。林俊也。革去生前職銜。何孟春。官雖佐貳。而情犯特重。夏良勝。雖係官屬。而釀禍獨深。都發原籍爲民。其餘兩京翰林科道部屬大小衙門。附名連僉入奏。然有被人代署而已。不與聞者。有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者。事干人衆。情類脇從。間有四五黨助之者。亦原於勢利。所奪俱從寬不究。其間實有出輔臣之門。受其指使。號召衆人。以濟其惡者。當時已正法典。或編戍充軍。或削職

爲民。茲不再究。嗚呼。叙典秩禮。聖賢之大道。賞善罰惡。天子之大權。若一槩置而不問。無以彰上天討罪之公。必如是而或可。都察院便刊布天下。使凡爲臣工者。皆知倫理之不可干。名義之不可犯。共襄人文之化。以成熙皞之治。于無窮焉。爾禮部仍大書一道。揭於承天門之外。俾在位者。咸自警省。再照斯禮所議之失。原咎皆在朕。弗聰弗明所致。內自省究。亦不敢自恕。其凡被脇從者。旣已寬宥。勿得自懷憂疑。當思勉爾之職。共圖治理。則所污者。猶未及焉。顧不美哉。故諭。

七月土魯番滿速兒乞通貢

是年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索羈留貢使。否且率帖

木奇土巴攻肅州牙木蘭不肯。滿速兒欲殺牙木蘭。牙木蘭懼棄菽麥數萬。率老稚萬人。帳房二千。奔肅州。乞白城山金塔寺住牧。守臣議留之。肅州是時王瓊代憲。至河西。盡反彭澤所行事。是秋。天方暨撒馬兒罕。及哈密頭目。各朝貢。滿速兒亦乞通貢。瓊爲奏上。乞還羈使。及朝貢夷未報。土魯番酋虎力納咱兒。糾瓦刺侵肅州。游擊將軍彭濟。兵備副使趙載禦之。退去。

恭上祖妣皇考聖母尊號。寬恤天下。詔曰。朕聞聖人之孝。以尊親爲大人。人君爲治。以孝敬爲先。匪昵情率意之所敢私。實古聖帝明王之要道者也。朕以藩服仰荷天命。奉我皇兄遺詔。尊我聖祖兄終弟

及之文。令朕入奉祖宗大統。自卽位之始。首命禮官。會廷臣集議稱號等項。柰何左右大臣。謬主非禮之議。春曹卿佐。妄考不經之言。謂父子可絕其親。執後世爲人後之說。是以統嗣無分。紀綱隳失。人倫幾至不明。考議幾於聚訟。當是其時。朕徒存追報之誠。見聞罔有所得。上賴皇天鑒佑。資我賢良。大名大倫。已各正其天序。尊稱尊號。尚未合乎彝章。是非奸黨所能爲。實由朕冲昧無知之所致也。今追惟我皇祖妣孝惠皇太后。夙事皇祖。勤儉齋莊。其尊稱未盡。我皇考恭穆獻皇帝。玄德昭彰。寬仁純粹。聖母章聖皇太后。靜善淑哲。克禪內治。誕育朕躬。深恩罔極。慕鞠勞訓。誨之無可酬。肆洪仁峻德。亦

曷以頌追報之忱。旣莫能伸。揄揚之誠。又未少罄。茲復
參稽典制。爰據輿情。遣官祇告于天地宗廟社稷。於今
年七月初十日。恭奉冊寶。追上皇祖妣尊號爲孝惠康
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太皇太后。加上皇考尊諡爲恭
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十二日恭奉冊寶。加上聖母
徽號爲章聖慈仁皇太后。大禮告成。應頒恩賚。

總制兩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征八寨斷藤峽奏捷

時斷藤峽牛腸六寺磨刀等處徭賊。上連八寨諸蠻。下
通古陶白竹羅鳳仙臺花相風門拂子等峒。各賊累年
攻劫郡縣鄉村。殺人放火。擄掠子女財畜。民遭荼毒。逃
竄死亡。拋棄田業。居民日少。村落日空。延袤千百里內。

皆已變爲盜賊之區。各處被害軍民。累請兵誅勦。爲因
地方多事。兵力不敷。官府隱忍招撫。期暫少息。而各賊
愈肆猖獗。今思田二州。招撫平靖。各兵正在班師放回
之際。守仁因令永順保靖二司宣慰官。男領各頭目土
兵人等。分道進勦。及約盧蘇王受等兵。相爲犄角。凡生
擒斬獲三千五百名。顆捷奏入京。又處置八寨斷藤事宜。
一。改南丹衛城於八寨。一。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一。改
鳳化縣治於三里。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一。增築守
鎮城堡於五屯。命戶兵二部議覆。

冬十一月虜大掠寧夏塞。○總制兩廣軍務王守仁乞回
籍就醫養病。

新建伯病。謂翁萬達曰。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新建伯初起用。皆萇之力。萇議禮。致位卿輔。欲立奇功。會安南有亂。莫可傳檄取之。乃陰以意寓書。授新建伯。若專爲思田者。使密探安南要領。而新建伯不答。直於奏尾稍及之。萇遂恚憾。會新建伯卒。竟中傷。革世爵。及卹典云。

己丑八年春。土魯番乞歸哈密通貢。

王瓊奏言。土魯番歸我哈密。乞令失拜煙荅子米兒馬黑木守哈密。貢使二十四人遣入官。放歸。羈留各番貢使男婦凡千人。安插沙州。上巴帖木哥部夷五千四百人于白城山。哈密都督訖吉孛刺部夷。在肅州東關。赤

斤都督掌上達兒子鎖南東。在肅州北山金塔寺。罕東都指揮枝丹。在甘州南山下。兵部議。當是時。胡世寧爲兵部尚書。欲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憊中國。霍韜上議曰。竊見近日兵部覆題。因番通貢事。尚有遺慮。臣謹陳其略。請自聖裁。謹按永樂年間。封哈密爲忠順王。一以斷北狄右臂。二以破西戎交黨。外以聯絡戎夷。察其順逆。而撫馭之內。以藩屏甘肅。而衛我邊郡。古帝王制外夷。安中夏之長策也。自土魯番攻陷哈密。奪我金印。據我城池。屢年經略。未見底定。前次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曰。欲制西番。使獻還城池。須閉關絕貢。蓋謂西番仰命中國。惟通貢貨易也。若絕不通貢。則彼也欲茶不得。發腫

病死矣。欲麝香不得。蛇蠱爲毒。麥禾無收矣。是故閉關絕貢。所以扼西番之喉咽。而制其死命也。惟彼也。貢路不通。死命不救。遂常舉兵擾我甘肅。破我寨堡。殺我人民。邊臣苦於支敵之不給也。復有開關通貢之議。奉有明旨。若土魯番有悔罪。真正番文。獻還哈密城池。獻還人口。卽許通貢。是我 聖上因通貢之機。廣遷善之路也。中國待夷狄之體也。今西番求貢。尚書王瓊譯進番文一十餘紙。俱裔夷小醜之語。無印信足徵之辭。則土魯番未有悔罪之實可知也。彼未悔罪。遽許通貢。恐戎心益驕。後難駕馭。而邊患愈滋也。可慮者一也。哈密城池。雖稱獻還。乃無番文足據。不知後日作何興復。或者

遂有棄置不問之議。夫土魯番之無道也。圖我哈密久矣。我遂棄置不問。彼愈得志。將劫我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狄。內擾甘肅。而邊患遂博矣。可慮者二也。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帳二千。稱降於我。然在牙木蘭。則曰來降也。在土魯番。則曰不知彼去向也。以事理觀焉。豈有擁帳二千。遠來欵塞。彼乃不知也。安知彼非詐降。餌以誘我。他日犯邊。則曰我納彼叛人。彼來報復也。又曰。我不歸。彼叛人。彼不歸。我哈密也。自是哈密永無興復之期矣。彼擁衆坐大。而我之邊患愈無休息矣。可慮者三也。牙木蘭之降也。廩餼口食。仰給於我。費已不少矣。猶曰羈縻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番擁

衆叩關曰。取彼叛人也。將驅牙木蘭而與之也。彼則詭曰。降也。以投生也。令出則死而不肯去。將從而納之耶。恐爲內應。而有肘腋之憂。土魯番擁兵於外。牙木蘭爲變於內。卽甘肅危矣。可慮者四也。此臣所以爲西邊患也。或曰。今陝西饑荒。甘肅孤危。尚慮不保。雖棄哈密可也。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也。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若曰。哈密難守。則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可乎。因棄甘肅。併棄臨洮。寧夏可乎。西北二邊。與虜爲隣。退尺寸。則失尋丈。是故疆場棄守之議。不可不慎也。聖明在上。將蒞中國。撫四夷。追復帝王之盛。以增光祖宗。乃勸皇上。輕棄祖宗疆場可乎。或曰。然則漢棄珠

厓。宣德間棄交趾。不可耶。臣則曰。北狄南蠻。體勢則殊。珠厓交趾。吾欲棄之。置之化外而已。彼不吾毒也。若西北二邊。則據險以守。我失險。則虜得險矣。賊虜據險。則中國大患。遂無窮已。宋人西失寧夏。北失幽燕。國遂不振。然宋人且以漢棄珠厓藉口。是其學術殺天下也。可不戒乎。交趾自秦漢迄唐入中國。爲衣冠文物之邦者千年矣。非土官州郡化外之夷之比也。楊士奇援漢棄珠厓例棄之。乃陋儒當權。上下宴安。貨賂公行。紀綱不振。舉版圖十郡之地。棄置不守。蓋若考作室。乃不肯堂者也。楊士奇者。太宗皇帝罪人也。又足法乎。或曰。哈密自成化九年失之。二十年收復。弘治六年失之。十一

昭代典具 卷二十一
年收復。正德六年復失之。而襲封忠順王者。且降于土魯番矣。今雖取還城池。無人與守矣。勞中國以事外夷。恐非計也。臣則曰。保全哈密。則赤斤罕東聲勢聯絡。西戎北狄。竝受制馭。若失哈密。則土魯番首併吞諸戎。勢力日大。我之邊患日深。是故保哈密。所以保中國也。不得已也。昔者太宗皇帝之立哈密也。因胡元遺孽。力能自立而遂立之。借之虛名。而我享實利者也。今哈密之嗣三絕矣。天之所廢。人誰能興之。議者必求哈密之後。乃立焉。亦見其固也。苟於諸夷。求其雄傑。足以守我城池。護我金印。和戢諸戎。脩我貢職。力能自立。即可因立之矣。固不必求胡元之孽可也。或曰。弘治十年。土魯

番首要我封爵矣。求主哈密矣。然則爾時何不因遂立之。乃必求胡元遺孽。而啟數十年之紛紛耶。臣則曰。土魯番酋志吞哈密。併為一國。則將遂霸西戎。且連北狄。爾時若假之封爵。是虎而借之翼也。若析為兩國。而控制之。亦其可也。今遣謀告諸西戎曰。中國所以閉關絕貢。非爾諸戎之罪也。土魯番不道。滅我哈密。蹂我疆場。將興問罪之師焉。故先閉關。制其死命。爾諸戎無罪。不得通貢。實土魯番之故也。爾諸戎有併心共力。破滅土魯番。即封爾為忠順王。授爾金印。以主西戎。又因牙木蘭之來降也。諭之曰。爾舊則土魯番之腹心也。今降則我中國之藩翊也。爾力能立於哈密乎。即以封爾。三年

甲午與具 卷二十一
之後爾能和戢哈密。卽授金印爲忠順王。長爲中國衛。則主哈密者。雖非胡元之裔。亦不失我中國封爵之體矣。權以通變。變以從時。是古邊將之任也。閩外之責也。朝廷勿與知焉。而假之便宜之權可也。或曰。今日忍棄哈密。豈得已也。甘肅去年銀一錢。易粟四升。今銀一錢。易粟二升矣。軍士空腹。救死不贍。在甘肅且凜凜。何有於哈密。臣則曰。此則戶部之罪也。昔我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歲時累豐。菽粟屢盈。至天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一石。易銀二錢。時有

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請更其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銀二錢。得粟一石。鹽一引。得粟二石。是一引之鹽。致八引之獲也。戶部以爲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於戶部。間有輸粟之例。亦屢行屢止。且雖輸粟。亦非復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徹業而歸。墩臺遂日頽壞。堡伍遂日崩析。游民遂日離散。邊地遂日荒蕪。戎虜遂日入寇。一遭兵創。生齒日遂凋落。邊方日遂因敝。今千里沃壤。莽然蕪虛。稻米一石。值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然則欲足邊糧。其復太宗鹽法乎。或曰。輸粟支鹽。則邊地日墾。邊民日繁。邊粟日多。而鹽價

日平輸銀支鹽則邊地日荒邊民日耗邊粟日少而鹽價亦貴若然則安邊足用之長策莫善於太宗皇帝之鹽法矣戶部何爲而不行乎臣曰輸粟於邊則利歸邊民若輸銀於戶部則利歸戶部今戶部之徵鹽銀也計銀一萬加耗千兩下自吏胥皂卒上而郎署卿佐俱蠶食餌利焉若行輸粟之例則戶部失耗銀之利矣是故謹守弊法而不肯復太宗之令典也此皆臣愚博采衆謀復相辯詰過不自揣其爲狂瞽者如此伏惟陛下勅問兵部土魯番叩關求貢有何印信悔罪番文哈密城池作何興復牙木蘭來降其誠其僞作何料理務出萬全之策勿墮狡戎之謀再勅戶部甘肅邊糧累

年欠乏若何而爲目下振救之策若何爲經久饒贍之策詳盡上聞取裁聖斷臣愚且見中國奠安萬世永賴區區裔夷之向背付之邊臣一叱咤而定矣不煩聖明轉側西顧之勤也下兵部議胡世寧言昔太祖建北平行都司去境四百里而文皇畀之兀良哈文皇郡縣交趾而宣宗棄之安南哈密非大寧交趾比况其初封忠順王爲我外藩者乃元遺孽永樂二年封三年卽故立其兄子未幾卽絕而強立非其子孫者嗣之蓋嘗三立三爲土魯番所虜乃叛我卽戎及勞中國臣竊以爲此與國初所封元孽爲和寧王順寧王安寧王者等耳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今亦不知

其存亡。何獨以一忠順王故。耗我金幣。疲我士馬。窘我財力。內閣不聽。竟從瓊言。牙木蘭以世寧言。本歸正人。非叛虜者。唐悉怛謀事可鑒。遂留不遣。是時瓊言滿刺兒歸我哈密。奉約束朝貢。然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安插諸衛夷落。皆爲土魯番所逐。失其故土。住牧河西塞上。北虜盤窟西海。瓦剌結巢北山。河西三面。皆有寇盜矣。

三月賜進士羅洪先等三百二十三人及第。出身有差。○秋七月。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桂萼爲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八月張璁桂萼竝致仕。霍韜上國是疏曰。張璁桂萼。臣昔以議禮同進。今官璁

萼旣去。臣豈宜獨留。臣若貪戀隱忍。不求罷黜。則內餒氣索。不能分別善惡。以上報。陛下。臣旣知善惡是非所在。又復顧忌禍福。不肯明論列。則邪說橫行。善類蒙辱。又臣大不忠。以上負。陛下也。仰惟。陛下任用璁萼。真如腹心。惟一萼不善保全。自作禍孽。自取黜斥。夫復何言。陛下始以璁萼爲忠。則任之。及其罪敗。則黜之。明照如日月。剛斷如雷霆。至公無私。如天地。君德君道。萬世罕儔。臣亦不容強爲半辭。以仰贊曲諂。惟今日公是公非。關係百世者。則不敢不爲。陛下詳陳之。蓋公議所在。係國家元氣。係天下治亂。是故臣不得不別白言之。使世之善類。不爲邪說所污染也。嘉靖六年。張

璉入閣。桂萼入吏部。適有地震之異。臣貽書規之曰。自古地震。或爲勞民。或爲小人謀君子。或爲夷狄侵中國。或爲大臣專權。皆不可不防也。璉萼雖以臣言爲是。後亦事多專主。臣復戒之曰。勿多專權。作福作威。古今所戒。爾雖自念赤心報國。知無不爲。然權之所在。衆之所嫉也。積衆所嫉。禍發必驟。璉萼曰。我惟知有朝廷。不能顧身家矣。惟爾怕禍。不敢受官。他日爾自保全可也。臣荅曰。爾今任職。知者則曰。擔艱履危。萬無保全之勢也。不知者則曰。蓮機際會。遂登貴顯之塗也。奸險傍觀者。則曰。釀禍不得不密。蓄毒不得不深。靜坐以俟。見其災敗之自及也。置韜暫在散地。有禍則甘與同敗。韜之力。

復能白爾心迹於萬世。璉萼曰。聖上如此信任我。雖粉身甘心矣。何暇顧禍福。臣曰。各行其志可也。此璉萼與臣趨向不同者一也。璉萼每攻訐楊一清過失。臣復戒之曰。爾二人雖忠。然爲衆所嫉。楊一清雖有過。然爲衆所信。留一清在上。以係衆望可也。璉萼曰。楊一清哄璉薦張永。璉初以永真可用。遂聯名薦焉。旣薦矣。永饋璉金千兩。銀二千兩。璉叱出之。旣而聞楊一清等皆受納矣。張永死。伊姪張容等皆授錦衣。璉在試場。不與聞也。楊一清納賄爲之力也。此其奸賊所可惡也。太監蕭敬死。饋楊一清等銀二百兩。紵絲二十表裏。假曰求作墓志也。實則先啖以利。而後大有所求也。所饋銀幣。獨

璉斥山不受。未幾蕭敬家人求克校尉三十名。璉盡削之。一清乃語內臣曰。張少傅不肯。予無能爲也。嫁怨納賄。尤所可惡也。臣曰。楊一清納內臣之賂。猶可恕也。惟受文官之賂。禍及百姓。猶可惡也。去年薦其門生馮清。出鎮宣大。交通中鹽。買窩賣窩。軍士激變。科道論劾。奉旨行勘。一清嗾御史成英奏止之。以掩賊跡。自是邊軍愈橫。邊防愈壞矣。此其納賄之罪小。壞紀綱之罪大也。知縣劉一中考察去官。以書投一清曰。昔年饋老先生銀二千兩。求行取也。今去官矣。蓋求一清起用之也。一清叩其使者曰。爾員外知此書乎。使者曰。不知也。一清喜曰。勿語汝家員外。我乃爲爾。乃作私弊。俾一中賣鹽。

取利償之。員外者劉一正也。前任吏部員外者也。此亦納賄之罪小。壞紀綱之罪大也。中允廖道南進洪範疏。聖上感其言有。旨命翰林官。輪日入直。以備顧問。楊一清恐翰林官在內。語及政事。或分其權。或發其奸也。改議翰林官三。八日。輪兩員講大學衍義。仍以大學士一員領之。一以箝講官之口。二以壅蔽。皇上聰明也。昔宦者趙高謀專權。寵告秦二世曰。人主所以貴者。惟使人聞其聲。不見其面也。二世遂居中。禁不接羣臣。趙高乃得專權于外。楊一清之謀。卽趙高之術也。此其專權之罪小。誤主之罪大也。一二年間。災變屢降。其在京師。或黃霾蔽天。則大臣蔽主之應也。地震則大臣專權。

之應也。其在四方，或蝗飛蔽天，則賊吏之應也。或久旱不雨，則有司失職，上澤不下，窀下情不上，通之應也。人妖物異，星變山裂，各以事應，皆於分野占之。楊一清者，如有忠謀，自宜條陳曰：某州奏某災，為某事之應；某分野有某災，為某地方所屬某事之應。在京師，則大臣宜自引罪。在四方，則行撫按嚴考有司。行何虐政，以召災變？有罪則誅之，有弊則革之，有寃則雪之。是則消弭災變，以召太和之氣也。乃隱默不言，暗移過失歸之主上，俾聖主日夕焦勞，莫知為謀。一清又復幸有災變，暗嗾內臣以中傷同列，此其不職之罪小，誤國之罪大也。楊一清奸賊罪狀，難盡稱述，惟臣素不忍攻詰之者，蓋以

一清素有名譽，足以牢籠海內，又善與內官結納，故內官與文官相安，不生疑變，亦一清之力也。若璉等用事，則纖弊不容，攻擊太過，致人人自危，此皆璉等之短也。是故璉等每詆詰楊一清，臣每勸阻之，此璉等與臣趨向不同者二也。前月臣聞楊一清與張璉、桂萼，雖隙已深，臣乃登門和解，又為書勸之，謀將消其怨恨，同心共贊聖明也。不意一清、璉等，怨積已久，黨植已分，構謀已密，勸不可解矣。是致一清鼓嗾言官，攻擊璉等，且濫及善類矣。臣今未及備述情節，惟略述璉等之過。幸陛下下垂察焉。璉等初議大禮，天下之人無不攻之，且欲殺之。大臣宿望惟楊一清，及故大學士王鏊，與之同耳。臣

明倫彙編 卷二十一
嘗謂楊一清素有時名。得之在位。足爲臣等分怨。若王
鏊則宜表章其所著論。以風天下。璫萼言不能用。復力
攻詰一清。以自取敗。其過一也。璫萼遇人素無禮。其遇
內臣又徑情直行。無所款曲。內臣有所干托。不惟不能
應其所求。復峻色拒之。故人人不堪。楊一清因與構隙。
遂使腹心人哄內臣曰。張璫桂萼與霍韜。脩大明會典。
查內臣原額。他日額數既定。則將盡革。額外冗員也。以
致內臣人人自危。曰。必得楊師傳在位。我輩乃得安也。
璫萼若即奏聞。陛下明示內臣曰。今日奸賊之弊。文
官爲甚。欲安天下者。須自懲治文官始。豈有不先懲文
官。乃遽及內臣乎。脩會典所以必查內臣員額者。將以

見祖宗家法之善。足法兩代。又使內臣各知職守。勿惹
外事。以招物議。又使文官勿過攻內臣。以激禍變耳。豈
有裁革內臣之理也。若此言早聞于內臣。則內臣必不
危忌而有今日也。璫萼始以無禮致怨。復以踈謀取禍。
此其過二也。臣嘗語璫萼曰。人材可惜。凡先年廢黜之
材。固宜爲朝廷收用之。今日未遇之材。亦宜爲朝廷收
用之。璫萼不從。遂致賢材尚多淹棄。如給事中陸粲。行
人司傅岳倫。本美材也。不早收用。致楊一清以禍劫之。
以利誘之。遂能使之變易白黑。以搖國是。臣始未盡究
粲倫之說。惟就其害義之大者。一二節言之。粲倫之言
曰。文選郎中周時望。主事楊麒。皆江西人也。桂萼親黨

也。胡森王激浙江人也。張璉親黨也。然陸粲非南直隸人耶。非楊一清親黨耶。又陸粲與侍郎徐縉皆蘇州人也。陸粲徐縉又皆王鏊門生也。今哀榮錄可考也。徐縉爲南京考官。陸粲中式第四。律以鄉黨隣近。則徐縉宜避同門。汲引之嫌。律以師門筆硯之情。則陸粲不宜入試。昔陸粲自進其身。則不以嫌疑迴避。律人任官。則以鄉里爲諱。何也。豈明於攻人。暗於省己歟。去年議禮。凡攻擊璉等者。皆已得罪。今附順璉等者。又復得罪。如是則百官安所適從也。將使朝臣皆操戈以向大臣。然後爲不附黨耶。又將使州郡有司。皆抗違詔令。內外上下互相抵牾。然後爲非承望風旨耶。甚矣粲倫之言。足以

釀禍亂也。要之皆非粲倫本心也。特爲楊一清劫誘。遂顛倒至是耳。此璉等不能爲國取材。致之流落失守。其過三也。楊一清使其心腹編脩金潞沿門。恐喝科道曰。聖上眷注楊老先生。千年無伍爾輩。有不附楊公。攻張桂者。決有後悔。科道見陸粲王準先進本。且得提問。計出無奈。亦不得不攻擊善類。以自脫禍。則今日善類蒙禍。皆璉等得罪楊一清所致。其過四也。臣所歷述璉等罪狀如此。若楊一清不能存老臣體面。因一怒之憤。鼓搆朋奸。以亂國是。過亦不免。惟臣先日不能箴諫璉等。以弭禍變。則臣罪亦重。臣謹謄錄。臣向日與楊一清及璉等書稿二摺。上瀆聖覽。則璉等激怒楊一清之故。可

見大略。而臣不能先事調停。致大臣攻擊。誣及善類之罪。亦不能辭矣。伏乞 聖恩。將臣先黜。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再勅吏部法司。將各官被劾罪狀。逐節研審。有何實跡。如真干碍典法。卽置之市曹。爲奸黨之戒。若衆人被劾。俱無實跡。由言官被人哄誤所致。亦明於辯理。庶爲善類之勸。此今日國是之大。最宜先定者。臣是故昧死陳之。惟 聖明察焉。

九月張璉桂萼召還。○大學士楊一清致仕。○冬十月虜吉囊俺答掠榆林寧夏塞。王瓖出兵禦之。虜得利去。十二月虜入大同塞。世宗并坪應朔。○兵部尚書胡世寧致仕。以李承勛爲兵部。並回書。

